

訂增

史記評林

十九

台灣省立圖書館

特56

3

館印

國立中央圖書館

五	四	二
〇	四	三
册	號	架
		九
		函

第千六百四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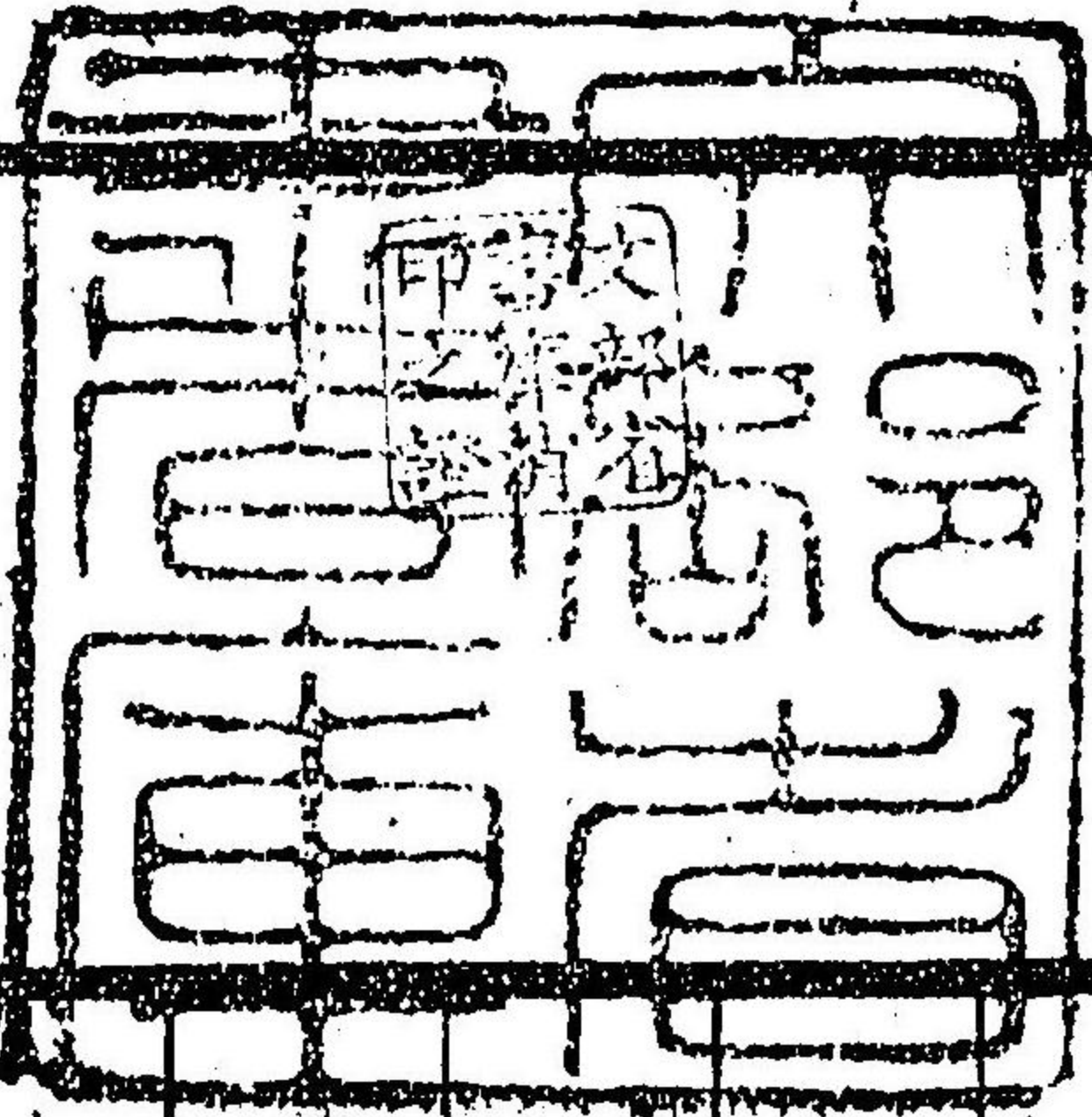
史記評林卷之二十八

吳興凌稚隆輯校
溫陵李光縉增補

封禪書第六

明治十九年五月七日文部省交付

按師古云封禪者封土于山而禪祭于地也



功之
義云易姓而王使理羣生告太平於天報羣神
天命以為王使理羣生告太平於天報羣神
功之

揚慎曰篇端起語二節一正說一反說此
篇之綱要也其應在後曰自古受命帝王
曷嘗不封禪後所引管仲對齊桓公十二君
曰皆受命然後得封禪應此句意曰蓋有
無其應而用其事者矣後所論秦始皇云
豈所謂無其德而用其事者耶應此句意
曰未有睹符瑞而不臻泰山者也其後凡
言符瑞如黃龍寶鼎亦應此句意又曰雖
受命而功不至功不至謂未有天下而政
不及泰山者也所謂文王受命政不及泰

山應此句意至梁父矣而德不洽至梁父
 謂已有天下而政及泰山也所謂武王克
 殷天下未寧而崩周德之洽惟成王亦應
 此句意以漢高比武王則德猶未洽也曰
 洽矣而日有不暇給意謂漢文也睹符瑞
 而臻功至德洽而暇給意雖屬武帝而辭
 有憾焉史筆之妙此篇雖主封禪其間兼
 言事神等事故又以始末嘗不肅祇後稍
 怠慢二語關綴之而歷代事神之盛衰皆
 包括其中則其語不散篇終贊語又兼封
 禪神鬼等事而總括
 之文法關鍵之妙也

茅坤曰封禪之文不經見特助于齊桓再
 見于秦始又再侈于漢武齊公秦皇特侈
 心生欲因之以告神明頌功德本非以求
 仙人不死之術也及秦始皇東遊海上接
 燕齊迂怪之士然亦未嘗設祠祀秦雖遍
 祀名山山川亦非盡為封禪也漢武初立輒
 好禱祀李少君輩倡之而少翁樂大公孫
 卿勇之屬互為其說而漢武至死且不悟
 矣

楊慎曰封禪河渠
 平準三書太史公
 得意之作

唐順之曰封禪平
 準以年分叙河渠
 以事類叙

王維楨曰讀封禪
 書乃見太史公手
 筆

茅坤曰封禪本幻
 而秦皇漢武以幻
 終悲夫

按此書直書其
 事而其失自見
 有諷意無駁辭
 可為作史紀時
 事者之法

按此書以命字
 德字符瑞字為
 關鍵又連用蓋
 字若字云焉矣
 字皆極有意

按白虎通云東
 方為岱宗者言
 万物更相代于
 東方也南方為

自古受命帝王曷嘗不封禪蓋有無其應而用事

者矣未有睹符瑞見而不臻乎泰山者也雖受命

而功不至至梁父矣而德不洽洽矣而日有不暇

給是以即事用希傳曰三年不為禮禮必廢三年

不為樂樂必壞每世之隆則封禪答焉及衰而息

厥曠遠者千有餘載近者數百載故其儀闕然堙

滅其詳不可得而記聞云尚書曰舜在璇璣玉衡

以齊七政遂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山川徧羣神

輯五瑞擇吉月日見四嶽諸牧還瑞徐廣曰還

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岱宗泰山也志云泰山一

曰岱宗東岳也在兗州博城縣西北柴望秩于山

霍山者霍之為言護也太陽用事護養万物也西方為華山華之為言護也言万物成孰可得獲也北方為恒山恒者常也万物伏藏于北方有常也中央為嵩山言其後大之也

按書中多用皆字如字各字俱省文也

按白虎通云三載一閏天道少備五載再閏天道大備故五載巡狩

按大禹歷盡山川有事山岳而太史公止括之以一言曰禹遵之短長各有其

度類如此

此言以言言也

川遂觀東后東后者諸侯也合時月正首同律度

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牲一歃贊五月巡狩至

南嶽南嶽衡山也正義曰括地志云衡山一名岫嶠山在衡州湘潭縣西四十里

八月巡狩至西嶽西嶽華山也正義曰括地志云華山在華州華陰

周禮云豫州鎮曰華山十一月巡狩至北嶽北嶽恒山也

皆如岱宗之禮中嶽嵩高也正義曰獨不言至者蓋以天子所都也

正義曰括地志云嵩山亦名曰大室亦名曰外方也在洛州陽城縣西北二十三里

五載一巡狩禹遵之後十四世至帝孔甲淫德好神神瀆

二龍去之索隱曰如淳按國語起後承前處最當看其後二世湯伐桀

欲遷夏社不可作夏社後八世至帝太戊有桑穀

生於廷一暮大拱懼伊陟曰徐廣曰陟古作救妖不勝德

太戊修德桑穀歿伊陟贊巫咸巫咸之興自此始

索隱曰尚書伊陟贊于巫咸孔安國云贊猶告也巫咸臣名今云巫咸之興起自此始則以巫咸為

巫覡然楚詞亦以巫咸主神蓋太史以巫咸是股臣以巫接神事太戊使禳桑穀之災所以伊陟贊

巫咸故云巫咸之興自此始也後十四世帝武丁得傳說為相殷

復興焉稱高宗有雉徐廣曰音嬌登鼎耳雉武丁懼

祖已曰修德武丁從之位以永寧後五世帝武乙

慢神而震歿索隱曰謂武乙射天後獵于河渭為暴雷震歿也後三世帝

紂淫亂武王伐之由此觀之始未嘗不肅祗後稍

怠慢也周官曰冬至祀天於南郊迎長日之至

夏日至祭地祗皆用樂舞而神乃可得而禮也天

曾子已平木

田汝成曰始未嘗二句與功臣表始未嘗不欲固其根本二句句法同

按說苑云五岳

封禪書

參來官載

何以視三公能
大布雲雨焉能
大敷雲雨焉施
德博大故視三
公四瀆何以視
諸侯能蕩滌垢
濁焉能通百川
焉能出雲雨千
里焉為施甚大
故視諸侯也
按辟雍者辟象
璧雍圍之水以
象教化流行半
之為言半也制
度半于天子之
辟雍也
按國語云烈山
氏之有天下也
其子曰柱能殖
百穀百蔬夏之
與也周弃繼之
故祀以為稷共
工氏之伯九有
也其子曰后土
能平九土故祀
以為社

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諸

侯祭其疆內名山大川四瀆者江河淮濟也天子

曰明堂辟雍韋昭曰水外四周圓如諸侯曰泮宮

張晏曰制度半於天子之辟雍○索隱曰服虔云天子水匝為辟雍諸侯水不匝至半為泮宮禮記

又云半有水而周公既相成王郊祀后稷以配天

王肅曰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鄭玄曰

於南郊祀之神無二主自禹興而修社祀后稷稼

穡故有稷祠郊社所從來尚矣自周克殷後十四

世世益衰禮樂廢諸侯恣行而幽王為犬戎所敗

徐廣曰犬一作畝周東徙雒邑秦襄公攻戎救周始列為

諸侯正義曰秦襄公周平王元年封也秦襄公既侯居西垂正義曰漢

隴西郡西縣也今在秦州自以為為主少皞之神作

西時祠白帝其牲用騶駒黃牛牴羊各一索隱曰毛

詩傳云赤馬黑鬣日騶牴牾羊也其後十六年秦文公東獵汧渭

之間上居之而吉索隱曰地理志云汧水出汧縣西北入渭○皇甫謐云文公徙

都汧也○正義曰括地志云郿縣故城在岐州郿縣東北十五里即此城也文公夢黃

虵自天下屬地其口止於郿衍李奇曰郿音乎山阪曰衍○索隱曰

郿地名後為縣屬馮翊衍者鄭眾註周禮云文公下平日衍又李奇云三輔謂山陵間為衍也

問史敦敦曰此上帝之徵君其祠之於是作郿時

用三牲郊祭白帝焉自未作郿時也而雍有故有

吳陽武時李奇曰於旁雍東有好時皆廢無祠或

曰自古以雍州積高神明之隩故立時郊上帝諸

神祠皆聚云蓋黃帝時嘗用事雖晚周亦郊焉其

語不經見摺紳者不道李奇曰摺插也插笏於紳

摺當作縉鄭眾註周禮云摺讀曰薦謂垂之於紳

帶之間今按鄭意以摺為薦則薦亦是進進而置

於紳帶之間也故史記作鄜時後九年文公獲若

石云于陳倉北阪城祠之蘇林曰質如石也○服

北也○索隱曰云語詞也○正義曰三秦記云太

白山之西有陳倉山山有石雞與山雞不別趙高

繞山山雞飛去而石雞不去晨鳴山頭聲聞三里

或言是玉雞○括地志云陳倉山在今岐州陳倉

縣之南又云寶雞神祠在漢陳倉縣故城中今陳

倉縣之東石雞在陳倉山上祠在陳倉城故言獲

若石于陳倉北阪城祠其神或歲不至或歲數來來也常以

夜光輝若流星從東南來集于祠城則若雄雞其

聲殷云野雞夜雉如淳曰野雞雉也呂后名雉故

曰野雞○瓚曰殷聲也云者足

詞也以一牢祠命曰陳寶瓚曰陳倉縣有寶夫人

合葉神來時天為之殷殷雷鳴雉為雉在長安正

西五百里○韋昭曰在陳倉縣寶而祠之故曰陳

寶○索隱曰按列異傳云陳倉人得異物以獻之

道遇二童子云此名為媚媚在地下食死人腦媚乃

言云彼童子名陳寶得雉者王得雉者伯乃逐童

子化為雉秦穆公大獵果獲其雌為立祠祭有光

按夜雉漢書作
夜鳴師古云言
陳寶若來而有
聲則野雞皆鳴
以應之也

柯維騏曰伏者獲
邪氣使退伏舊註
謂之二伏誤矣秦
紀謂初伏者伏之
祠始自秦也

按月令春季春磔... 穰以畢春氣春... 者生成之氣穰... 邪氣則生成之... 氣完也... 又按今正月以... 白犬血題門心... 辟除不祥取法... 于此

唐順之曰以年月... 申齊秦如一國事

唐順之曰此賭符... 瑞見而臻太山

揚慎曰無懷氏至... 周成王十二君皆... 受命封禪者也

按考要云白虎... 通云云作繹繹... 言三皇禪于繹... 繹之山明已成... 功而去有德者... 居之繹者無... 窮之意也五帝... 禪于亭亭者制... 度審提德著明... 也三王禪于梁... 甫之山者梁信... 也甫者輔也輔... 天地之道而行... 之也封禪登自... 遠古而盛于黃... 帝之世黃帝本... 紀云乃國和而

四時代謝皆以相生而春木代水水生木也夏火... 代木木生火也冬水代金金生水也至秋則以金... 代火金畏於火故凡至磔狗邑四門以禦蠱苗... 庚日必伏庚者金也... 日按樂彥云左傳血蟲為蠱臬磔之鬼亦為蠱故... 月令云大讎旁磔註云磔攘也厲鬼亦為蠱將出... 害人旁磔於四方之門故此亦磔... 狗邑四門也風俗通云殺犬磔攘德公立二年卒

其後六年秦宣公作密時於渭南祭青帝其後十... 四年秦繆公立病臥五日不寤寤乃言夢見上帝

上帝命繆公平晉亂史書而記藏之府而後世皆... 曰秦繆公上天秦繆公即位九年齊桓公既霸會

諸侯於葵丘正義曰括地志云葵丘在曹州考城... 而欲封禪管仲曰書封禪篇是也古者封泰

山禪梁父者正義曰括地志云梁地山七十二家... 正義曰韓詩外傳云孔子升泰山觀易姓而王可... 得而數者七十餘人不得而數者萬數也按管仲

所記自無懷氏以下十二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 焉昔無懷氏服虔曰古之王者封泰山禪云云

曰云云山在梁父東○索隱曰晉灼云云云山在... 蒙陽故城東北下有云云亭也○正義曰括地志

云云云山在兗州博... 城縣西南三十里也處義封泰山禪云云神農封

泰山禪云云炎帝封泰山禪云云神農後子孫亦... 稱炎帝而登封者律曆志黃帝與炎帝戰于阪泉

也黃帝封泰山禪亭亭徐廣曰在鉅平駟按服虔... 曰應劭云亭亭在鉅平北十餘里服虔云在牟陰

非也○正義曰括地志云亭亭山在兗州博城縣... 西南三... 里也顓頊封泰山禪云云帝侖封泰山禪云云

堯封泰山禪云云舜封泰山禪云云禹封泰山禪... 曾丁巳平木... 封禪書... 參水官

鬼神山川封禪
與為多焉

余有丁曰此所謂
賂符瑞而臻太山
者也

會稽索隱曰晉灼云本名茅山吳越春秋云禹巡天下啓茅山以朝羣臣乃大會計更名茅山

為會稽亦曰苗山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會稽山一名衡山在越州會稽縣東南一十二里也

封泰山禪云云周成王封泰山禪社首應劭曰山名在博縣

晉灼曰在鉅野皆受命然後得封禪桓公曰寡人北

伐山戎索隱曰服虔云今鮮卑是過孤竹正義曰括地志云孤竹故城在平州盧龍

縣南一十里殷孤竹國也西伐大夏涉流沙東馬懸車上卑耳

之山韋昭曰將上山纏束其馬懸鉤其車也卑耳

太陽卑讀如字也齊語即春秋外傳國語之書也辟音僻賈逵云山險也南伐至召陵

正義曰召音邵括地志云召陵故城在豫州郊城縣東四十五里也

江漢索隱曰荆州記順陽益陽二縣東北有熊耳山東西各一峯如熊耳狀因以為名齊桓公

太史公並登之或云弘農熊耳殆非也兵車之會索隱曰按左傳兵車之會

三謂魯莊十三年會北杏平宋亂僖四年年侵蔡遂伐楚六年伐鄭圍新城是也而乘車之

會六索隱曰按左氏乘車之會六謂莊十四年會于洮九年會葵丘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諸侯莫違

我昔三代受命亦何以異乎於是管仲睹桓公不

可窮以辭因設之以事曰古之封禪部上之黍北

里之禾應劭曰部上山也部音霍蘇林曰部上北里皆地名○索隱曰韋昭云設以不可

得之物○應劭云光武改高邑曰部○姚氏云部縣屬常山一云部上山名

所以為盛江淮之間一茅三春孟康曰所謂靈茅也所以為藉也東海

致比目之魚韋昭曰各有一目不比不行其名曰

脾身薄細鱗紫黑色有一眼必兩片相合乃得行今江東人呼為王餘亦曰阪魚也西海致

比翼之鳥韋昭曰各有一翼不比不飛其名曰鷦鷯○索隱曰山海經云崇吾之山有鳥

所生名鱧

王維楨曰夷吾所以佐伯者有權設也

增屠隆曰尚書中候云昔古聖王功成道洽符瑞出乃封太山今比目之魚不至鳳凰不臻未可以封鄭玄註云比目東方異氣所生名鱧

揚慎曰管仲之言是謂無其應而事焉則不可也應前

茅坤曰漫入繆公一段豈以繆公前嘗上天之言

按梁父太山旁山名

唐順之曰此所謂受命而功不至至

矣而德不洽洽矣而日不暇給

增詹維修曰以文王武王成王三君作柱于至後則以高相文帝武帝分比云乃太史公尊漢處

按鄭玄云狸之言不來也詩有射諸侯首不朝者之言因以名篇故長弘因諸侯不朝設射狸首而太史公釋其義曰諸侯之不來也

狀如鳥一翼一目相得乃飛名云蠻郭璞註爾雅亦作鷦鷯也然後物有不召而

自至者十有五焉今鳳凰麒麟不來嘉穀不生而

蓬蒿藜莠茂鴟梟數至而欲封禪母乃不可乎於

是桓公乃止是歲秦繆公內晉君夷吾其後三置

晉國之君平其亂索隱曰三置晉君謂惠公懷公文公也繆公立三

十九年而卒其後百有餘年而孔子論述六藝傳

略言易姓而王封泰山禪乎梁父者七十餘王矣

其俎豆之禮不章益難言之或問禘之說孔子曰

不知知禘之說其於天下也視其掌孔安國曰為魯諱也○包氏曰孔子謂或人言知禘之說者於天詩云紂在

位文王受命政不及泰山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

寧而崩爰周德之洽維成王成王之封禪則近之

矣及後陪臣執政季氏旅於泰山仲尼譏之馬融曰旅祭名禮諸侯祭山川在封

內者陪臣祭泰山非禮也是時長弘以方事周靈

王諸侯莫朝周周力少長弘乃明鬼神事設射狸

首狸首者諸侯之不來者徐廣曰狸一名不來依物怪欲以

致諸侯諸侯不從而晉人執殺長弘皇覽曰長弘家在河南洛陽東北

陽東也周人之言方怪者自長弘其後百餘年秦

靈公作吳陽上時祭黃帝徐廣曰凡距作密時二百五十年作下

時祭炎帝索隱曰吳陽地名在岳之南又上云雍旁有故吳陽武時今因武時又作上下

時祭黃帝後四十八年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索隱曰儋

帝炎帝後四十八年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索隱曰儋

丁甘反孟康云即老子韋昭云秦始與周合合而

離。五百歲當復合。索隱曰：大顏歷評諸家而云：周平王封襄公始列為諸侯，是為

別。至昭王五十二年，西周君臣獻邑凡五百一十六年，是為合。此言五百年舉全數也。合十

七年，而霸王出焉。索隱曰：昭王滅周之後，至始皇元年，誅嫪毐，正一十七年，孟康

云：謂周封秦為別，秦并周為合。此襄公為霸，始皇為王，故云霸王出。○正義曰：王于放反，秦周俱黃

帝之後，至非子未別封，是合也。合而離者，謂非子末年周封為附庸，邑之秦是離也。五百歲復合者，

謂非子邑秦後二十九君，至孝公二年五百歲。周顯王致文武胙於秦，孝公復與之親，是復合也。十

七年，霸王出者，謂從孝公三年至十九年，顯王致伯於秦，孝公是霸出也。至惠王稱王，王者出焉。然

五百歲者，非子生秦侯已下二十八君，至孝公二年，合四百八十六年，兼非子，絕秦之後十四年，則

家解非也。櫟陽，雨金，秦獻公自以為得金瑞，故作哇時，櫟陽而祀白帝。晉灼曰：漢註在隴西四縣

哇，各一上封。○索隱曰：漢舊儀云：祭人先於隴西西縣人先山，山上皆有土人，山下有時，如種非哇。

哇中各有二土，封故云哇時也。其後百二十歲而秦滅周。徐廣曰：去太史

儋言時，百二十年。周之九鼎入于秦。或曰宋太丘社。○爾雅

曰：右陵太丘。○索隱曰：應劭云：丘淪入地，非也。按

也。而鼎没于泗水彭城下。其後百一十五年而秦

并天下。秦始皇既并天下而帝，或曰黃帝得土德。

黃龍地螾見。應劭曰：螾，丘蚓也。黃帝土德，故地見其神。蚓，大五六圍，長十餘丈。○韋昭

曰：黃地色螾，地物故以為瑞。○夏得木德，青龍止

於郊。草木暢茂，殷得金德，銀自山溢。周得火德，有

赤鳥之符。索隱曰：尚書中候及呂氏春秋皆云：有赤鳥自天止于王屋，流為赤鳥，五至以穀

來。今秦變周水德之時，昔秦文公出獵，獲黑龍。此

其水德之瑞。於是秦更命河曰德水。以冬十月為

會丁巳，巳平水。○封禪書

柯維騏曰：按周紀，赧王卒，周民東徙，秦取九鼎寶器，始皇本紀云：還過彭城，齋戒禱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沒水求之，弗得。夫周城在後社，社在先社，社而鼎沒，周滅而鼎遷，其事相反，封禪書存其說，蓋傳疑也。王鑿曰：以上歷代祀天地或祠山川，或祠群帝，尤以祈福，田耳，非必如秦漢尊為功德，以誇後世也。

年首色上黑度以六為名。正義曰：張晏云：水北方

寸為符，六尺為步。音上大呂事。紘上法也。服虔曰：政尚法，今

殺故，即帝位三年。東巡郡縣祠騶嶧山，頌秦功業。

索隱曰：騶縣之驛山，騶縣本邦國，魯穆公改作鄒，從征記北巖有始皇所勒銘。於是徵從

齊魯之儒生博士七十人，至乎泰山下。諸儒生或

議曰：古者封禪為蒲車，惡傷山之土石草木。索隱曰：蒲

車，蒲累也。掃地而祭，席用菹藉。應劭曰：藉，禾藁也。去

菹，讀曰粗。藉，讀曰夏。晉灼曰：菹，藉也。索隱曰：周禮祭祀供茅菹，說文菹，茅藉也。言其易遵

也。始皇聞此議，各乖異難施，用由此。紉儒生而遂

除車道，上自泰山陽至巔，立石頌秦始皇帝德，明

其得封也。從陰道下禪於梁父，其禮頗采太祝之

祀。雍上帝所用而封藏皆祕之，世不得而記也。始

皇之上太山中，阪遇暴風雨，休於大樹下。諸儒生

既，紉不得與用於封事之禮。聞始皇遇風雨，則譏

之。於是始皇遂東遊海上，行禮祠名山大川及八

神，求僊人，羨門之屬。八神將自古而有之，或曰太

公以來作之。齊所以為齊，以天齊也。蘇林曰：當其

祀絕，莫知起時。八神一曰天，主祠天齊。淵水

居，臨菑南郊山下者。索隱曰：顧氏按：解道彪齊記云：臨菑城南有天齊泉，五泉

並出，有異於常，言如天之腹。二曰地，主祠泰山梁

父。蓋天好陰，祠之必於高山之下，小山之上。命曰

時。徐廣曰：一云之下，上時。命曰時。索隱曰：此之一云與漢書郊祀志文同也。地，賢陽祭

不用至海上望真，過蓬萊事比之，乃太史公紉漢處。

茅坤曰：不得於諸儒生之議而強為封禪，及聞諸儒生之譏，而又轉而徧祠名山，川以及神仙之說，神仙者又從封禪而垂其所之者也。

楊慎曰：南郊山下，當作南郊下，下，師古云：下，謂最下也。

按：觀書後有天，于至梁父禮祠地，主之句，則此入神名當在三字為句矣。

之必於澤中圓丘云。三曰兵主祠。蚩尤在東

平陸監鄉。徐廣曰：屬東平郡。○索隱曰：監音闕。○

城中齊之西境也。四曰陰主祠。三山。索隱曰：小顏

三神山。顧氏按：地理志：東萊曲成參。五曰陽主祠。

之果。正義曰：括地志云：之果山在六日月主祠之

萊山。韋昭曰：在東萊長廣縣。皆在齊北。立勃海。七曰日主祠。

成山。成山斗入海。韋昭曰：成山在東萊不夜斗入

道彪齊記云：不夜城蓋古有。日夜出見於東境。故

也。冢居齊東北隅。以迎日出云。八曰四時主祠。琅

邪。索隱曰：山海經云：瑯邪臺在渤海間。按是

按師古云言八神性皆同而

在齊東方。蓋歲之所始。皆各用一牢具祠。而巫祝

主幣各異也。按此下二段皆以自及二字相應。

所損益。珪幣襍異焉。自齊威宣之時。王宣王也。騶

子之徒。韋昭曰：論著終始五德之運。如淳曰：今其

終五德各以所勝為行。秦謂周為火德。滅火者水。故自謂水德。及秦帝而齊人奏

之。故始皇采用之。而宋毋忌正伯僑克尚美門子

高。韋昭曰：皆慕古人名。效神仙者。索隱曰：樂彥引

之精。曰宋毋忌。蓋其人火仙也。司馬相如云：正伯

僑。古仙人。顧氏按：裴秀冀州記云：緱氏仙人廟者。

昔有王喬。捷為武陽人。為栢人令。於此得仙。非王

子喬也。克尚無所見。美門高者。秦始皇使盧生求

美門子。最後皆燕人。索隱曰：最後猶言甚後也。服

自宋毋忌至最後凡五人。為方仙道。形解銷化。服

劉伯莊亦同此說。恐未詳。鬼神之事。騶衍以陰陽主運。如淳曰：今其書有主

也。今山中有龍骨。世人謂之龍解骨。化去也。依於

隨方面為服索隱曰主顯於諸侯而燕齊海上之

運是鄒子之書篇名也方士傳其術不能通然則怪迂阿諛苟合之徒自

此典不可勝數也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

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傳在渤海中服虔曰傳音附或曰

其傳書云爾瓚去人不遠患且至則船風引而去

蓋嘗有至者諸僊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其物禽

獸盡白而黃金銀為宮闕未至望之如雲及到三

神山反居水下臨之風輒引去終莫能至云世主

莫不甘心焉及至秦始皇并天下至海上則方士

言之不可勝數始皇自以為至海上而恐不及矣

使人乃齋童男女入海求之船交海中皆以風為

解索隱曰顧野王云皆自曰未能至望見之焉其

明年始皇復游海上至琅邪過恒山從上黨歸後

三年游碣石考入海方士服虔曰疑詐故考之從

上郡歸後五年始皇南至湘山遂登會稽立海上

冀遇海中三神山之奇藥不得還至沙丘崩正義括

地志云沙丘臺在邢州平鄉東北三十里二世元年東巡碣石立海南

歷泰山至會稽皆禮祠之而刻勒始皇所立石書

旁以章始皇之功德索隱曰小顏云今此諸山皆

其文並具存也其秋諸侯畔秦三年而二世弒死始皇封

禪之後十二歲秦亡諸儒生疾秦焚詩書誅僂文

學百姓怨其法天下畔之皆譌曰始皇上泰山為

余有丁曰按太史公論神仙禱祀迂誕之說極意雅點皆寓譏武帝且明其不然也後段公孫卿之誕亦然按師古云甘心謂貪嗜之心不能已也

楊慎曰此上燕言歷代巡祭巫咸郊時方怪九鼎方士神仙等事皆為漢武事張本

按以下並秦祠祀非封禪也。按此摠諸名山大川及小諸神祠祀典。

按此下又以自及二字相喚應。

邵實曰名山大川局為表也為天下表也。三代命祀位則莫矣。故君有易都祀死易望徧安者。望可以通乎未。能治其人而欲事于神是誣神也。神

誰享之。然則在諸侯者何如。諸侯之地固天子之地也。唐順之曰叙得錯綜。

地言及言言本

卷二十一

十一修及舍瘠

暴風雨所擊不得封禪。此豈所謂無其德而用事證起句第二語

者邪。索隱曰。即封禪書序云。蓋有無其應而用事者矣。此當有所本。太史公再引以為說也。

昔三代之君皆在河洛之間。正義曰。世本云。夏禹都平陽。或在安邑。或在晉陽。帝王世紀云。殷湯都亳。在梁。又都偃師。至盤庚徙河北。又徙偃師也。周文武都鄴。鄴至平王徙都河南。按三代之君皆在河洛之間也。故嵩高為中嶽。而

四嶽各如其方。四瀆咸在山東。至秦稱帝。都咸陽。

則五嶽四瀆皆并在東方。自五帝以至秦。軼與軼。

哀。名山大川或在諸侯。或在天子。其禮損益世殊。

不可勝記。及秦并天下。令祠官所常奉。天地名山。

大川鬼神。可得而序也。於是自轂以東。索隱曰。轂南。今二轂山是也。亦音豪。名山五。大川祠二。曰太

室。太室嵩高也。恆山泰山會稽。湘山。索隱曰。地理志。湘山在長

沙。水曰濟。曰淮。索隱曰。風俗通云。濟廟在平氏也。春以脯酒

為歲祠。因泮凍。服虔曰。解凍。索隱曰。按也。下各反。小顏云。涸讀與沍同。冬賽禱祀。索隱曰。賽先代

反。謂報神福也。其牲用牛。犢各一。牢具珪幣。各異。自華以

西。名山大川。四曰華山。正義曰。括地志云。華山在華州華陰縣南八里。

古文以為敦物也。謂云華嶽本一山。當河水過而

行。河神巨靈手盪脚踢開而為兩。今脚跡在東首

關。山下。手掌在華山。今呼為仙掌。河能造山川。出江

也。薄山。薄山者襄山也。徐廣曰。蒲阪縣有襄山。或

在潼關北十餘里。穆天子傳云。自河首襄山。躡元

水。經云。薄山。紆目與襄山不殊。在今芮城。其與中

條山相連。是薄襄山也。○正義曰。薄白落反。哀

色。眉反。括地志云。薄山亦名哀山。一名寸棘。一名

管。已平水。卷二十一。封禪書。十一修及舍瘠。

余有子曰按吳即
呀山書傳呀縣西
吳山古文以為呀
山即此

渠山一名雷首一名獨頭一名首陽一名吳山一名條山在陝州芮縣城北十里此山西起雷山東至吳坂凡十名以州縣分之多在岳山岐山徐廣

功縣有大壺山又有岳山○索隱曰地理志岐山在美陽縣西北也吳岳徐廣曰在

隱曰徐說非也按地理志鴻冢瀆山瀆山蜀之汶山

索隱曰黃帝臣大鴻葬雍鴻冢因大鴻葬為名也

地理志蜀郡湔氐道岷山在西郭璞註云山在汶

陽郡廣陽縣水曰河祠臨晉○索隱曰韋昭云臨晉

一名瀆山○正義曰即同州馮翊縣本漢臨晉縣

有河水祠○正義曰即同州馮翊縣本漢臨晉縣

收大荔秦獲之更名括地志云大河祠在同州朝

邑縣南三十里山海經云水夷人面乘兩龍也太

公金匱云馮修也魚龍河圖云河伯姓呂公子夫

人姓馮名夷河伯字也華陰潼鄉隄首人馮祠漢

水化為河伯應劭云夷馮夷乃水仙也馮祠漢

中○索隱曰水經河水出武都沮縣註云東南注漢

湫淵祠朝那蘇林曰湫淵在安定朝那縣方四十

里○正義曰括地志云祠在涼州平高縣東南二

十里湫谷水源江水祠蜀○索隱曰風俗通云江水

出寧州安定縣江水祠蓋漢初祠之於源後祠之於委

志江都有江神謂之奇湘江記云帝女也卒為江神

華陽國志蜀守李冰於彭門關立江神祠三所漢

按郊祀志牲下
有一亦字

舊儀祭四瀆用三牲圭沉有車馬紺蓋○正義曰

括地志云江瀆祠在益州成都亦春秋泮淵禱賽

縣南八里秦并天下江水祠蜀亦春秋泮淵禱賽

如東方名山川而牲牛犢牢具珪幣各異而四大

冢鴻岐吳岳皆有嘗禾○孟康曰以新穀祭索隱曰

山頂曰冢蓋亦陳寶節來祠○服虔曰陳寶節來

按澧水汧水俱
見夏紀

有嘗醪此皆在雍州之域近天子之都故加車一

乘駢駒四瀆產○正義曰括地志云瀆水古滋水也

州藍田縣澧水即荆海猶長水澧澇○徐廣曰音勞

伽之下流在雍州萬年縣○按漢書音

義水名在鄆縣界○索隱曰百官表有長水校尉沈約宋書云營近長水因名水經云長水出白鹿

原今之荆溪水是也十三州記灃水出鄆縣南○正義曰括地志云灃水源在雍州長安縣西南山

谷涇渭皆非大川以近咸陽盡得比山川祠而無

諸加車駟之屬汧洛正義曰括地志云汧水出隴州汧源縣西南汧山東入

渭洛水出慶州洛源縣白於山南流入渭又云洛水商州洛南縣西冢嶺山東北流入河按有三洛

水未知二淵正義曰地理志云三川源在慶州華

祠何者二淵池縣西子午嶺東三川合因名也鳴澤索隱曰服虔云鳴澤在涿郡遼縣○正義曰

括地志云鳴澤在幽州范陽縣西十五里按適縣在易州漆水縣北一蒲山嶽嶧山之屬徐廣

里故道城是澤在適南音先許反為小山川亦皆歲禱賽泮涸祠禮不必同而

雍有日月參辰索隱曰漢書舊儀祭參辰於池南

北斗熒惑太白歲星填星二十八宿風伯雨師四

海九臣晉灼曰自此至天淵玉十四臣索隱曰九

竝不見其名數所諸布諸嚴諸迷之屬百有餘廟

索隱曰爾雅祭星曰布或云諸布西亦有數十祠

是祭星之處迷亦未詳漢書作逐索隱曰湖有周天子祠地理志

湖縣屬京北有周天子祠於下邳有天神灃瀉有昭明

曰按樂彥引河圖云天子辟池索隱曰樂彥云辟

熒惑星散為昭明池未聞顧氏以為辟池即瀉池所謂華陰平舒道逢使者持璧以遺

瀉池君故曰璧池今按謂天子辟池即周天子辟

雍之地故周文王都豐武王都瀉既立靈臺則亦有辟雍耳張衡亦以辟池為雍也於社亳

有三社主之祠韋昭曰亳音薄湯所都瓚曰濟陰

縣有亳亭則社字誤合作杜亳且據文列於下皆是地邑則社是縣按秦寧公與亳王戰亳王奔戎

遂滅湯社皇甫謐亦云周桓王時自有亳王號湯

非殷也而臣瓚以亳為湯邑故云在於濟陰非也

會丁巳平水 卷三 封禪書 十五 參來宿歲

按謂社亳二邑有壽星祠。索隱曰壽星蓋南極老

三社主之祠也。壽星祠人星也見則天下理安

故祠之以祈福壽也。正義曰角亢在辰為壽星

三月之時萬物始生建於春氣布養各盡其性不

罹天災而雍管廟亦有杜主。李奇曰杜主故周之

右將軍。索隱曰地理志杜陵故杜伯國有杜主祠

田於圃見杜伯執弓矢射宣王伏殺而歿故祠之

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杜祠雍州長安縣西南二

十五其在秦中最小鬼之神者。索隱曰謂其鬼雖

各以歲時奉祠唯雍四時上帝為尊。索隱曰雍有

者顧氏以為兼下文上帝為五非也。按四時據秦

舊而言秦襄公始列為諸侯而作西時文公上居

而後宣公作密時祠青帝靈公作上時祠黃帝下

時祠炎帝獻公作畦時祠白帝是為四并高祖增

黑帝而五也。正義曰括地志云郿時安陽上下

時是言秦用四時祠其光景動人民唯陳寶故雍

四時春以為歲禱因泮凍秋涸凍冬賽祠五月嘗

駒及四仲之月祠若月祠陳寶節來一祠春夏用

騂秋冬用駟時駒四匹木禺龍樂車一駒。漢書音

寄也寄生龍形於木也。索隱曰禺音偶謂偶其

形於木禺馬亦然樂車謂車有鈴乃有和樂之節

故取木禺車馬一駒各如其帝色黃犢羔各四珪

幣各有數皆生瘞埋無俎豆之具。正義曰豎以木

尺二寸漆其中大夫以上赤雲氣三年一郊秦以

畫諸侯加象飾口足天子以玉飾三年一郊秦以

冬十月為歲首故常以十月上宿郊見。李奇曰宿

通權火。張晏曰權火烽火也狀若井繁臯矣其法

類稱故謂之權欲令光明遠照通祀所也。漢祠五時於雍五里一烽火如淳曰權舉也。索隱曰權如字解張晏一音權周禮有司燿燿火官

按此摠秦祀典

解非拜於咸陽之旁而衣上白其用如經祠云。服虔曰經

丁巳平木 卷一百一十五 封禪書 十一 參長官裁

凌約言曰叙秦始
終與漢武一律于
長之意微矣

楊慎曰以高祖比
武王則有天下而
德未洽日不暇給
者也

禮曆隆曰秦以十
月為歲首故常以
十月上宿漢高以
十月平咸陽因以
十月為歲首又悉
召故秦祝官如其
故儀禮此漢興秦
陋處太史公作禮
書云叔孫通頗有
所增咸大抵皆襲

秦故大抵云者謂
之也實則一耳

禮曆隆曰漢高祖
禱粉榆社遂有狗
神為沛公之徵祠
里尤寡鼓旗遂有
平咸陽立為漢王
之徵故此詔御史
治粉榆社祝官
立蚩尤祠祝官
應

○又曰宋太祖徵
時被酒入南京高
辛廟以政陰陽為
聖下其後祿自小
校上至節度使俱
不應忽呼曰過此
則天子乎一擲而
聖我高皇帝壬辰
起兵禱龍興寺伽
藍之神以政下曰
守此則陰陽出此

也。西時哇時祠如其故。上不親往。諸此祠皆太祝
常主。以歲時奉祠之。至如他名山川諸鬼及八神
之屬。上過則祠。去則已。郡縣遠方神祠者。民各自
奉祠。不領於天子之祝官。祝官有祕祝。即有畱祥。
輒祝祠。移過於下。漢興高祖之微時。嘗殺大蛇。有
物曰蛇白帝子也。而殺者赤帝子。高祖初起禱豐
粉榆社。張晏曰粉白榆也。社在豐東。徇沛為沛公。
則祠蚩尤。釁鼓旗。遂以十月至灞上。與諸侯平咸
陽。立為漢王。因以十月為年首。而色上赤。二年東
擊項籍。而還入關。問故秦時上帝祠。何帝也。對曰
四帝。有白青黃赤帝之祠。高祖曰。吾聞天有五帝

而有四。何也。莫知其說。於是高祖曰。吾知之矣。乃
待我而具五也。乃立黑帝祠。命曰北時。有司進祠
上不親往。悉召故秦祝官。復置太祝太宰。如其故
儀禮。因令縣為公社。李奇曰。猶官社。下詔曰。吾甚重祠。而
敬祭。今上帝之祭及山川諸神當祠者。各以其時
禮祠之。如故。徐廣曰。高祖本紀曰。一年令祠官。後
四歲。天下已定。詔御史令豐謹治粉榆社。常以四
時春。以羊彘祠之。令祝官立蚩尤之祠於長安。長
安置祠祝官女巫。其梁巫祠天地。天社。天水房中
堂上之屬。索隱曰。禮樂志有安世房中歌。皆謂晉
巫祠五帝。東君。雲中。司命。巫社。巫族人。先炊之屬。

則陽兩上俱陰不
吉則曰莫不容我
倡義否復陰之果
陰又曰果倡義而
吉否復陰之又陰
卒以是起兵有天
下然則漢高禱於
榆社有應遂以建
立諸神祠者理不
得不信耳

索隱曰廣雅云東君日也王逸註楚詞雲中雲也
東君雲中見歸藏易周禮以燔燎祠司命鄭眾云
司命文昌四星也○正義曰先炊古炊母神也
秦巫祠社主巫係族繫之
屬索隱曰社主即上三社之主荆巫祠堂下巫先
司命施糜之屬應劭曰先人所在之國及有靈施
靈之意文穎曰巫掌神之位次者也范氏世仕於
晉故祠祝有晉巫范會支庶留秦為劉氏故有秦
巫劉氏隨魏都大梁故有梁巫後徙豐豐屬荆故
有荆巫○索隱曰巫先謂古巫之先有靈者蓋巫
咸之類也施糜鄭玄九天巫祠九天索隱曰孝武
謂生施糜粥之神
天廟於甘泉三輔故事云胡巫事九天於神明臺
淮南子云中央曰鈞天東方曰蒼天東北曰旻天
北方曰玄天西北曰幽天西方曰皓天西南曰朱
天南方曰炎天東南曰陽天是為九天○正義曰
太玄經云一中天二美天三徙天四罰更天
五辟天六郭天七咸天八治天九成天也
皆以
歲時祠官中其河巫祠河於臨晉而南山巫祠南

光緒曰后稷祠
已在前天地五
帝祠內但只是
歲時祀官中求
及立祠郡國故
此詔郡國縣祠
之讀者不可誤
謂前此未有祠
因或人建議乃
始立祠也

光緒曰今人三
月祭社始此惟
漢卜日丙午魏
氏擇用丁未魏
主嘗問何用未
社丑臘王肅對
曰魏土也土畏
朱丑之明日更

山秦中秦中者二世皇帝張晏曰子產云匹夫匹
婦強死者鬼鬼能依人

各有時月其後二歲或曰周興而邑部立后

稷之祠至今血食天下正義曰顏師古云祭於是

高祖制詔御史其令郡國縣立靈星祠張晏曰龍

天田則農祥也晨見而祭○正義曰漢舊儀云五

年修復周家舊祠祀后稷於東南為民祈農報厥

功夏則龍星見而始雩龍星左角為天田右角為

大庭天田為司馬教人種百穀為稷靈者神也辰

之神為靈星故以壬辰日祠靈星於東南金勝常

為土相也廟記云靈星祠在長安城東十里

以歲時祠以牛高祖十年春有司請令縣常以春

三月及時臘祀社稷以羊豕民里社各自財以祠
制曰可其後十八年孝文帝即位即位十三年下
詔曰今祕祝移過于下朕甚不取自今除之始名

應前祝官有祕祝
封禪書
卷之八
修來官載

寅寅木也故以
五臘土成於未
故於歲始末社
也至於晉則社
孟月之酉日各
有不同如此

按師古云艾讀
曰艾

茅坤曰詔祝釐官
嚴祝可而因歲穰
而增幣不可

按駕被謂駕車
被馬之飾

增陸可教曰帝王
命世之符古今論
之夥矣乃若周以
赤鳥之祥漢以黃
龍之瑞則明儒碩
生皆以為火土之
德而程子亦且有
唐為土德無水災
宋朝水德多河患
之語矣然愚以為
三川竭而周亡則
亦可以言水赤帝
呼而漢王則亦可
以言火也至于唐
宋水災之說尤為
難據蓋宋水災特
其都水之時耳南
遷而後河患不來
而金矣豈金之所
乘亦宋之運耶抑
宋之運已盡而金
乘之即是其徵驗
之無稽者也

山大川在諸侯諸侯祝各自奉祠天子官不領及

齊淮南國廢正義曰齊有太山淮南有太山桂山及

侯奉祠今令太祝盡以歲時致禮如秦故儀今太祝盡以歲時致禮如

故是歲制曰朕卽位十三年于今賴宗廟之靈社

稷之福方內艾安民人靡疾間者比年登朕之不

德何以饗此皆上帝諸神之賜也蓋聞古者饗其

德必報其功欲有增諸神祠有司議增雍五時路

車各一乘駕被具正義曰類師古云駕車被馬之飾皆具也西時哇時

禹車各一乘禹馬四匹駕被具其河湫漢水正義曰河

及湫泉加玉各二正義曰言二水祭二時各加玉璧二枚及諸祠各增

廣壇塲珪幣俎豆以差加之而祝釐者歸福於朕

百姓不與焉自今祝致敬毋有所祈魯人公孫臣

上書曰始秦得水德今漢受之推終始傳則漢當

土德土德之應黃龍見宜改正朔易服色色上黃

是時丞相張蒼好律歷以為漢乃水德之始故河

決金堤其符也漢書音義曰在東郡界索隱曰謂河決乃水德之應也年始

冬十月色外黑內赤服虔曰十月陰氣在外黑陽氣尚伏在地故內赤與

德相應如公孫臣言非也罷之後三歲黃龍見成

紀徐廣曰文帝十五年春正義曰按成紀云秦州縣文帝乃召公孫臣拜

為博士與諸生草改歷服色事其夏下詔曰異物

之神見于成紀無害於民歲以有年朕祈郊上帝

諸神禮官議無諱以勞朕有司皆曰古者天子夏

親郊祀上帝於郊故曰郊於是夏四月文帝始郊

見雍五時祠衣皆上赤其明年趙人新垣平以望

氣見上言長安東北有神氣成五米若人冠絕焉

或曰東北神明之舍西方神明之墓也張晏曰神明

出東方舍謂陽谷日天瑞下宜立祠上帝以合符

應於是作渭陽五帝廟同宇韋昭曰字謂上同下

也瓚曰一營宇中立五廟○正義曰括地志云渭

陽五帝廟在雍州咸陽縣東三十里宮殿疏云五

帝廟一宇五殿也按一宇內而設五帝各帝一殿

依其方帝別為一殿而門各如帝色也

面各五門各如其帝色祠所用及儀亦如雍五時

夏四月文帝親拜灃渭之會如淳曰二水之會○

二水之以郊見渭陽五帝五帝廟南臨渭北穿蒲

池溝水正義曰顏師古云蒲池為池而種蒲也蒲

咸陽縣有蘭池始皇逢盜蘭池者也言穿溝權火

引渭水入蘭池也疑蘭字誤作蒲重更錯失

舉而祠若光輝然屬天焉於是賢平上大夫賜累

千金而使博士諸生刻六經作王制索隱曰小顏

之也劉向七錄云文帝所造書謀議巡狩封禪事

文帝出長安門徐廣曰在霸陵駟按如淳曰亭名

在雍州萬年縣東北苑中後館陶若見五人於道

北遂因其直北立五帝壇孟康曰直值也祠以五

牢具其明年新垣平使人持玉杯上書闕下獻之

余有丁曰刻作刺
字音同

增盧舜治曰後來得寶鼎之端微見于此

楊慎曰以漢文帝比周成王則睹符瑞而德亦洽矣然猶不至大山何也蓋曰匈奴數入邊歲少不登豈德猶未洽而日不暇給乎

淮南子云魯陽公與韓構戰酣日暮援戈麾之日却三舍豈其然乎居頃之日卻復中於是始更以十七年為元年令天下大酺平言曰周鼎亾在泗水中今河溢通泗臣望東北汾陰直有金寶氣意周鼎其出乎兆見不迎則不至於是上使使治廟汾陰南臨河欲祠出周鼎徐廣曰七年鼎出汾陰人有上書告新垣平所言氣神事皆詐也下平吏治誅夷新垣平自是之後文帝怠於改正朔服色神明之事而渭陽長門五帝使祠官領以時致禮不往焉明年匈奴數入邊興兵守禦後歲少不登數年而孝景即位十六年祠官各以歲時祠如故無有所興至今天子自此後武帝事褚先生取為武帝本紀註

按自此後武帝事褚先生取為武帝本紀王維楨曰尤敬鬼神之祀是篇中冒頭

按公卿用文學之士自武帝始

解已在第十二卷今直載徐義今天子初即位尤敬鬼神元

年漢興已六十餘歲矣徐廣曰六十七年歲在辛丑天下艾安

搢紳之屬索隱曰搢搢也言皆望天子封禪改正

度也而上鄉儒術招賢良趙綰王臧等以文學為

公卿欲議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諸侯索隱曰城南

未就會竇太后治黃老言不好儒術使人微何得

趙綰等姦利事徐廣曰纖召案綰臧綰自殺正義

日漢書孝武帝二年御史大夫趙綰坐請無奏事

太皇太后及郎中令王臧皆下獄自殺應劭云王

臧儒者欲立明堂辟雍太后素好黃老之術諸所

與為皆廢後六年竇太后崩其明年徵文學之士

楊慎曰武帝封禪事神等事蓋暗符瑞見而臻泰山祇肅而過者也
茅坤曰太史公撰封禪書而雜引歷代祠祀志蓋牽于武帝時方士所稱禱祀之說實非封禪本義也

公孫弘等明年今上初至雍郊見五時正義曰時音止括地

志云漢五帝時在岐州雍縣南孟康云時者神靈之所止或曰以雍州雍縣南孟康云時者神靈上

帝也按五時者鄜時密時吳陽時北時先是文公作鄜時祭白帝秦宣公作密時祭青帝秦靈公作

吳陽上時下時祭赤帝黃帝漢高祖作北時祭黑帝是五時也

後常三歲一郊

曰漢舊儀云元年祭天二年祭地三年祭五時三歲一遍皇帝自行也

是時上求神

君正義曰漢武帝故事云起栢梁臺以處神君長

悼痛之歲中亦歿而靈宛若祠之遂聞言宛若為

生民人多往請福說家人小事有驗平原君亦事

之至後子孫尊賢及上即位太后延於宮中祭之

聞其言不見其人至是神君求出乃營栢梁臺舍

之初霍去病微時自禱神君及見其形自修飾欲

與去病交接去病不肯謂神君曰吾以神君精潔

故齋戒祈福今欲淫此非也自絕不復往神君慙之乃去也

舍之上林中蹠氏觀

徐廣曰蹠音啼○索隱曰鄒誕生音斯又音蹄觀名也

神君者長陵女子

以子歿見神於先後宛若

孟康曰產乳而歿兄弟妻相謂先後宛若○索

隱曰鄒誕生音先後並去聲即今妯娌也孟康

以兄弟妻相謂也韋昭云先妯娌後娣宛音宛

宛

若祠之其室民多往祠平原君往祠

徐廣曰武帝外祖母也駟

案蔡邕曰異姓婦人以恩澤封者曰君儀比長

公主○索隱曰徐云武帝外祖母則是掖兒也其

後子孫以尊顯及今上即位則厚禮置祠之內中

聞其言不見其人云是時李少君亦以祠竈穀道

郤老方見上

李奇曰食穀道引或曰辟穀不食之

道○索隱曰如淳云祀竈可以致福

按禮竈者老婦之祭盛於盆尊於瓶說文周禮以

竈祠祝融淮南子炎帝作火官歿為今之竈神司

馬彪註莊子云浩竈神也上尊之少君者故溪澤

侯舍人

徐廣曰溪澤侯姓

主方

徐廣曰進納於天

人主方駟案如淳曰

匿其年及其生長常自謂七

侯家人主方藥者也

會丁巳平水

卷三十八

封禪書

三三參承官義

按漢書孟康註宛若下有字也二字

何孟春曰李氏旅泰山大夫僭諸侯之禮漢武祀內姓天子行大夫之職用求不能救孔子貢之李少君之誣罔其容誅乎而當時廷臣不能一言議其罪也

十能使物卻老。如淳曰物鬼物也。贊曰物藥物也。其游以方徧諸

侯。無妻子。人聞其能使物及不死更饋遺之。常餘

金錢衣食。人皆以為不治生業而饒給。又不知其

何所。人愈信爭事之。少君資好方善為巧發奇中。

如淳曰時時發言有所中也。嘗從武安侯飲。索隱曰服虔云田屬魏。

坐中有九十餘老人。少君乃言與其大父游

射處。老人為兒時從其大父識其處。一坐盡驚。少

君見上。上有故銅器。問少君。少君曰。此器齊桓公

十年陳於栢寢。服虔曰地名有臺也。贊曰晏子書栢寢臺在青州千乘縣東北也。正義曰括地志云

公與晏子遊於少海登栢寢之臺而望其國。公曰美哉堂乎。後代孰將有此。晏子云其田氏乎。公曰寡人有國而田氏家柰何。對曰奪之則近賢遠不

肖治其煩亂。輕其刑罰。振窮乏之恤。孤寡之行。恩惠崇節儉。雖十田氏其如君何。節此也。已而案

其刻果齊桓公器。一宮盡駭。以為少君神數百歲

人也。少君言上曰。祠竈則致物。致物而丹砂可化

為黃金。黃金成。以為飲食器。則益壽。益壽而海中

蓬萊僊者乃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死。黃帝是也。

臣嘗游海上。見安期生。索隱曰服虔云古之真人。正義曰列仙傳云安期

生琅琊阜鄉亭人也。賣藥海邊。秦始皇請語。三夜賜金數千萬。出於阜鄉亭。皆置去。留書并赤玉舄。

一重。為報曰。後千歲。安期生食巨棗大如瓜。索隱曰包

愷云巨安期生僊者。通蓬萊中。合則見人。不合則

隱。於是天子始親祠竈。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

生之屬而事化丹砂。諸藥齊為黃金矣。索隱曰齊音分劑之

封禪書

董份曰。上言一坐。盡驚。此言一宮盡駭。大史亦作對話耶。

茅坤曰。至是始以封禪為不死之術。增魚姑曰。漢武內傳云。李少君字雲。冀齊國臨菑人。好道。入泰山採藥。修

此穀。金身之術。遇安期生。少君疾。因叩頭乞活。安期以神樓散。一七與服。之。即愈。乃以方干。上言。臣能凝項成。自銀飛丹砂成黃。金。成。服之。白日

升天。身生朱陽之翼。豔備育光之異。疎則凌天。伏入无

間控飛龍而八遐
遍乘白鴻而九咳
周真海之棗大如
瓜鍾山之李大如
擬臣以食之遂生
奇光師安期投臣
口訣是以保萬物
之可成也於是上
甚尊敬為立屋第
按海上燕齊句
與前周人言方
士句相應

楊慎曰此三段叙
事簡明而各結天
子令祠三句伸縮
倒換妙甚

增黃洪憲曰祠黃
帝用其物又倒
文法云其羊用其
物祠以後只云用
某物而摠之曰令
祠官領之各如其
方有許多情景在
裡面

齊居久之李少君病歿正義曰漢書起居云李少君將去武帝夢與共登嵩

高山半道有使乘龍時從雲中云太一請少君帝謂左右將舍我去矣數月而少君病歿又發棺看

唯衣冠天子以為化去不然而使黃鍾史寬舒受在也

其方駟案漢書音義曰二人皆方士正義曰鍾音直垂反求蓬萊安期生

莫能得而海上燕齊怪迂之方士多更來言神事

矣毫人謬忌奏祠太一方曰天神饗者太一索隱曰樂

汁微圖云天宮紫微北極天一太一宋均云天一太一北極神之別名春秋左助期曰紫宮天皇曜

魄寶之所理也石氏云天一太一各一星在紫宮門外立承事天皇太帝太一佐曰五

帝正義曰五帝五天帝也國語云蒼帝靈威仰赤

帝帝赤燦怒白帝白招矩黑帝叶光紀黃帝含樞

紐尚書帝命驗云蒼帝名靈威仰赤帝名文祖黃帝名神汚白帝名顯紀黑帝名玄矩佐者謂配祭

也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一東南郊用太牢七日

為壇徐廣曰一云日開八通之鬼道於是天子令

太祝立其祠長安東南郊常奉祠如忌方其後人

有上書言古者天子三年壹用太牢祠神三一天

一地一太一天子許之今太祝領祠之於忌太一

壇上如其方後人復有上書言古者天子常以春

解祠索隱曰謂祠祭祠黃帝用一臬破鏡孟康曰

食母破鏡獸名食父黃帝欲絕其類使百吏祠皆用之破鏡如龜而虎眼或云直用破鏡如淳曰漢

使東郡送臬五月五日為臬羨以賜百官以惡鳥故食之冥羊用羊祠服虔曰

馬行正義曰用一青牡馬太一澤澤一作臬山君地長

用牛索隱曰此則人上書言古天子祭太一太一

地於嶧山同用太牢故武夷君用乾魚索隱曰顧

云用牛蓋異代之法也

又曰下一以字
代用字蓋文法變
化如此

蘇軾曰史遷書獲
一角獸蓋麟云蓋
之為言疑之也夫
獸而一角固麟矣
何疑焉豈求之武
帝而未見所以致
麟者歟
余有丁曰按武紀
若庶然漢書詔獲

駭庶此若麟然正
明其非麟也
按蓋麟云與魯
仲言麒麟來昭
應

按篇中凡其明
年其後某年其
來年其春其冬
并是歲等語俱
略不詳

光緒曰按漢書
武帝思念李夫
人不已以翁言
能致其神乃夜
設燈燭帷帳而
令帝居他帳遙

志建安有武夷山溪有仙人葬處即漢書所謂武
夷君是時既用越巫勇之疑即此神今按其祀用
乾魚不享牲陰陽使者以一牛漢書音義曰今祠
牢或如顧說陰陽之神也

官領之如其方而祠於忌太一壇旁其後天子苑
有白鹿以其皮為幣索隱曰按食貨志幣以白鹿

黃金一斤代之又漢律皮一斤以發瑞應造白金焉索

幣率鹿皮方尺直金一斤正義曰曰金三品武帝

曰樂彥云謂龍馬龜也○正義曰曰金三品武帝
所鑄也如淳曰雜鑄銀錫為白金也平準書云造

銀錫為白金以為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
莫如龜故曰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兩圓之其文

龍名曰白選直三千二曰重差小方之其文馬直
五百三曰復小權之其文龜直三百錢譜云白金

第一其形圓如錢肉好圓文為一龍白銀第二其
形方小長肉好亦小長好上下文為二馬白銀第

三其形似龜肉好其明年郊雍徐廣曰武帝獲一
小是文為龜甲也其明年郊雍立巳十九年獲一
角獸若麟然有司曰陛下肅祗郊祀上帝報享錫

一角獸蓋麟云正義曰漢書終軍傳云從上雍獲

所以於是以薦五時時加一牛以燎正義曰力錫

諸侯白金風符應合于天也晉灼曰符瑞也瓚曰

應於是濟北王以為天子且封禪乃上書獻太山

及其旁邑天子以他縣償之常山王有罪遷天子

封其弟於真定以續先王祀徐廣曰元鼎四年時而以常山

為郡然後五岳皆在天子之邦其明年齊人少翁

正義曰漢武故事云少翁以鬼神方見上上有所幸

王夫人徐廣曰外戚傳封禪書云趙夫人卒少翁

以方蓋夜致王夫人及竈鬼之貌云索隱曰漢書

云王夫人新天子自帷中望見焉於是乃拜少翁

見一好女如失人之貌而不得相近帝益傷感為作詩令樂府諸音家絃歌之曰是耶非耶立而望之偏如何姍姍其來遲蓋帝之迷感如此光緒曰以後凡曰又字皆見武帝甘得之心不

增屠隆曰隱之二字其有者落為下文成食馬肝死耳張本

為文成將軍賞賜甚多以客禮禮之文成言曰上即欲與神通宮室被服非象神神物不至乃作畫雲氣車及各以勝日駕車辟惡鬼畫青車以甲乙畫赤車以丙丁畫玄車以壬癸畫白車以庚辛畫黃車以戊己將有水事則乘黃車故云駕車又作甘泉宮中為臺室畫天地太一諸鬼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居歲餘其方益衰神不至乃為帛書以飯牛正義曰飯房晚反書絹帛上為怪言語以飼牛佯不知言曰此牛腹中有奇殺視得書書言甚怪天子識其手書問其人果是偽書於是誅文成將軍日漢武故事云文成誅月餘有使者藉負關東還逢之於漕亭遂見言之上乃疑發其棺無所見唯驗問無蹤跡也隱之其後則又作栢梁銅柱承露

仙人掌之屬矣蘇林曰仙人以手掌擎盤承甘露也○索隱曰服虔云用梁栢頭按今字皆作栢三輔故事云臺高二十丈用香栢為殿梁香栢十里中建章宮承露盤高三十丈大七圍以銅為之上有仙人掌承露和玉屑飲之故張衡賦曰立修莖之仙掌承雲表之清露是也文

成死明年天子病鼎湖甚晉灼曰在湖縣韋昭曰湖縣名屬京兆後屬弘農昔黃帝採首陽山銅鑄鼎於湖曰鼎湖即今之湖城縣也韋昭以為近宜春亦巫醫無所不致不愈游水發根服虔曰游水甚疎巫醫無所不致不愈游水發根縣名發根人姓名晉灼曰地理志游水水名在臨淮浦也○索隱曰顏師古以游水姓發根名蓋或因水為姓或曰發樹言上郡有巫病而鬼神下之上召置祠之

甘泉及病使人問神君韋昭曰即神君言曰天子無憂病病少愈彊與我會甘泉於是病愈遂起幸甘泉病良已孟康曰良已蓋已愈也大赦置酒壽宮神君服

按此又一神君

按置酒壽宮武帝紀無酒字為當

會丁巳平木 卷三十一 封禪書 三十一

余有丁曰肅然形容最得

余有丁曰按武紀作所欲者言行下謂神所欲言上輒為下之

王維楨曰以漢武之雄而昏迷至此其病根摠只念為若海故曰入主之心不可有所蔽蔽則譬之面牆矣

增廬舜治曰郊雍乃封泰山張水祀后土乃禪梁父張本後段一相庭蓋此時尚未巡狩後始巡郡縣浸尋於泰山矣

日立此便宮也。瓚曰：壽宮、奉神、壽宮神君最貴者之宮也。楚辭曰：蹇將澹兮壽宮。壽宮神君最貴者太一。其佐曰大禁、司命之屬皆從之。非可得見聞

其言言與人音等。時去時來則風肅然。居室惟中。時晝言然常以夜。天子夜然後入。漢書音義曰：崇潔自夜除

然。後因巫為主人。關飲食所以言行下。李奇曰：神輒為又置壽宮北宮。正義曰：括地志云：壽宮北宮下之。皆在雍州長安縣西北三十

里。長安故城中。漢書云：武帝壽宮以處神君。張羽旗設供具以禮神君。神君所言。上使人受書其言。命之曰書法。漢書音義曰：或

云：策畫之法也。○正義曰：孝景以前即位。以一二數年。至其終。武帝即位。初有年號。改元以建元。絕殊者。而天子心獨喜其事。秘世莫知也。其後三

年。有司言元宜。以天瑞命。不宜以一二數。蘇林曰：得黃龍

鳳皇諸瑞以名年。○正義曰：孝景以前即位。以一二數年。至其終。武帝即位。初有年號。改元以建元。始一元曰建。二元以長星曰光。三元以郊得一角

獸曰狩云。徐廣曰：案諸紀。元光後。其明年冬。天子郊雍。議曰：今上帝朕親郊。而后土無祀。則禮不答

也有司與太史公。韋昭曰：說者以談為太史公。失外孫楊惲所稱。○索隱曰：姚察按司馬遷傳。亦以談為太史公。非惲所加。又按虞喜志。林云：古者主

天官皆上。公自周至漢。其職轉卑。然朝會坐位。猶居公上。尊天之道。其官屬仍以舊名尊。而稱公公。名當起於此。故如淳云：太史公位在丞相上。天下

郡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其義是也。而桓譚新論。以為太史公造書。書成示東方朔。朔為平定。因署其下。太史公者。皆東方朔所加之也。楊惲

繼此而稱耳。祠官寬舒議。天地牲角。蠶粟。今陛下親祠后土。后土宜於澤中。圓丘為五壇。壇一黃犢。太牢

按漢書云天子
東幸汾陰男子
公孫滂洋等見
汾陰旁有光如
絳遂立后土祠
于汾陰睢上如
寬舒等議
按天子始巡郡
與始皇始巡郡
縣句相應

具已祠盡瘞而從祠衣上黃於是天子遂東始立

后土徐廣曰元祠汾陰睢丘音誰如寬舒等議上親望

拜如上帝禮禮畢天子遂至滎陽而還過雒陽下

詔曰三代邈絕遠矣難存其以三十里地封周後

為周子南君以奉其先祀焉是歲天子始巡郡縣

浸尋於太山矣索隱曰侵尋即浸淫也故晉灼云

義蓋尋淫聲相近假借用耳師古叔父其春樂成

侯徐廣曰姓丁名義後與樂大俱誅也○索隱曰

故嘗與文成將軍同師已而為膠東王尚方而樂

成侯姊為康王后索隱曰康王名寄子血無子康王

然他姬子立為王徐廣曰以二元而康后有淫行與

王不相中索隱曰二蒼相危以法康后聞文成已

然而欲自媚於上乃遣樂大因樂成侯求見言方

天子既誅文成後悔其蚤死惜其方不盡及見樂

大大說大為人長美言多方略而敢為大言處之

不疑大言曰臣常往來海中見安期羨門之屬索隱

曰韋昭云美門古仙人應劭云名子高顧以臣為賤不信臣又以為

康王諸侯耳不足與方臣數言康王康王又不用

臣臣之師曰黃金可成而河決可塞不灰之藥可

得僊人可致也然臣恐效文成則方士皆奄口惡

敢言方哉上曰文成食馬肝灰耳索隱曰論衡云

董份曰君諱言臣
灰而託之馬肝臣
欲要君而妄希親

增屠隆曰不大言
不足以欺人主戰
國策士之習皆然
如下文黃金可成
河決可塞不死之
藥可得仙人可致
率空語無事實耳

董份曰君諱言臣
灰而託之馬肝臣
欲要君而妄希親

屬武帝非不英明而一為方朔則闕愚如此其得不幸也

茅坤曰按洞冥記云鄧支國貢馬肝石如馬肝春碎以和九轉之丹用拭髮白者皆黑帝坐臺臣于甘泉有白髮者賜拭皆黑齊人李少翁以神仙惑帝帝乃以馬肝石賜少翁少翁死即文成也今人見景帝有食肉不食馬肝為不知味之語遂謂文成食馬之肝而死非也

按隄繇言樂隄

食走馬之肝殺人儒林傳曰食肉不食馬肝是也子誠能修其方我何憂乎

索隱曰上語樂大云子誠能修文成方大曰臣我更何所憂

師非有求人人者求之陛下必欲致之則賢其使者令有親屬以客禮待之勿卑使各佩其信印乃

可使通言於神人神人尚肯邪不邪致尊其使然後可致也於是上使驗小方

鬪其自相觸擊是時上方憂

河決而黃金不就正義曰鍊丹砂金乃拜大為五

利將軍居月餘得四印將軍地士將軍大通將軍

佩天士將軍地士將軍大通將軍印制詔御

史昔禹疏九江決四瀆間者河溢臯陸隄繇不息

朕臨天下二十有八年鼎四年也天若遺朕士而

大通焉韋昭曰言樂大能通天意故封樂乾稱蜚

龍鴻漸于般漢書音義曰般水涯堆也漸進也武

朕意庶幾與焉其以二千戶封地士將

軍大為樂通侯臨淮高平也賜列侯甲第

甲乙第次僮千人乘輦斥車馬

故曰第索隱曰孟康帷幄器物以克其家又

以衛長公主妻之女曰衛長公主是衛后長女也

非如帝姊妹曰長公主之例孟康曰衛太子如

淳云衛太子姊妹也蔡邕云帝女曰公主公主儀比

諸侯姊妹曰長公主儀比諸侯王齎金萬斤更命

駟案此帝女也而云長公主未詳

楊慎曰斥充斥也音拒言拒車馬等以充其家

董份曰因大言當有親屬遂以衛長公主妻之昏何甚也

其邑曰當利公主。索隱曰地理志云東萊有當利縣。天子親如五

利之第。使者存問供給相屬於道。自大主。徐廣曰武帝姑

也。駟索韋昭云實太后之女也。將相以下皆置酒其家獻饗之於

是天子又刻玉印曰天道將軍。使使衣羽衣夜立

白茅上。五利將軍亦衣羽衣夜立白茅上受印以

示不臣也。而佩天道者且為天子道天神也。於是

五利常夜祠其家。欲以下神。神未至而百鬼集矣。

然頗能使之。其後裝治行東入海求其師云。大見

數月佩六印。索隱曰更加樂通侯及天道將軍印為六印。寶震天下而

海上燕齊之間莫不益挽。服虔曰滿手曰益。贊曰益執持也。而自

言有禁方能神僊矣。其夏六月中汾陰巫錦。應劭曰錦

巫名。為民祠魏雎后土營旁。應劭曰魏故魏國也。雎若丘之類。見地

如鈎狀。掇視得鼎。索隱曰說文掇抱也。音步溝反。鼎大異於眾鼎。

文縷無欵識。韋昭曰欵刻也。索隱曰識猶表識。怪之言吏告河

東太守勝。勝以聞。天子使使驗問。巫得鼎無姦詐。

乃以禮祠。迎鼎至甘泉。從行上薦之。如淳曰以鼎

泉將薦之。至中山。徐廣曰河渠書鑿涇水自中山

於天也。西。索隱曰此山在馮翊谷口。縣西近九變山。土人呼為中山。河渠書韓使

有黃雲蓋焉。有鹿過。上自射之。因以祭云。徐廣曰

行上薦之。或祭鼎也。至長安。公卿大夫皆議請尊寶鼎。天

子曰。間者河溢。歲數不登。故巡祭后土。祈為百姓

育穀。今歲豐庶未報。鼎曷為出哉。有司皆曰。聞昔

按人主富貴極矣。所垂涎者神。仙耳。大既能致。神役鬼靈。不為其所惑耶。

增徐中行曰。不了語。太史公多用之。後人遂變為歇後語。

按汾陰故魏地。故曰魏雎。

增王維楨曰。元鼎元封之間。燕齊之士爭言神仙。故淫祠於漢世為多。雖當時名儒。繼登宰輔。亦莫能正之者。

元成之際。衡譚用事。始奮然欲盡去淫祠。正以古義。又幸世主從之。其志行矣。未幾以劉向一言而禱祠復興。惜哉。

按燕暝武紀作晏温。楊慎云。允日出太早。則陰雨日出稍晏。則晴霽。故謂晴為晏。

秦帝與神鼎索隱曰師古以太帝即太昊伏一儀氏以文在黃帝之前故也

者一統天地萬物所繫終也黃帝作寶鼎二象天

地人禹收九牧之金鑄九鼎皆嘗烹飪徐廣曰飪烹煮也音

殤皆嘗以烹上帝鬼神服虔曰以祭祀上帝或曰嘗烹酌也遭聖則

興正義曰遭逢也鼎雖淪泗水逢鼎遷于夏商周

德衰宋之社亾正義曰社主民也社以石為之宋社即亳社也周武王伐紂乃立亳

淪沒伏而不見頌云自堂徂基正義曰此以下至胡考之休是周頌

側之堂謂之塾釋禮輕使士升堂視壺濯及籩豆之屬降往於塾視牲自羊徂牛自羊徂牛

告見已乃與鼎生口吻系禮之次也自羊徂牛正義曰自

視羊後及牛也毛雍鼎及鼎韋昭曰爾雅云鼎絕

長云先小後大也

之不虞不驚胡考之休索隱曰毛詩傳云吳譁也姚氏案何承天云此虞當

為吳音洪霸反說文以吳一口大言也此作虞者與吳聲相近故假借也或者本文借此虞為驩娛

也今鼎至甘泉光潤龍變承休無疆合茲中山徐廣曰關中亦復有有黃白雲韋昭曰與中山所降蓋

若獸為符服虔曰雲若獸在車蓋也晉灼曰蓋辭也或曰符謂瑞應也路弓乘

矢韋昭曰路大也四矢為乘集獲壇下報祠大享徐廣曰一云大報祠享

唯受命而帝者心知其意而合德焉服虔曰高祖受命知之也

宜見鼎鼎宜見於祖禰藏於帝廷以合明應制曰

可入海求蓬萊者正義曰蓬萊方丈瀛洲勃海中三神山也言蓬萊不

遠而不能至者殆不見其氣上乃遷望氣佐候其

氣云其秋上幸雍且郊索隱曰以雍地形高故云上或曰五帝

會丁巳平木 卷三十一 封禪書 三十一 參天官義

楊慎曰鼎雖淪沒泗水逢聖則興起故出汾陽西至甘泉也

增陳文燭曰按漢武故事云武帝祀甘泉至渭泉有女子浴於渭水乳長七尺上在其異遣問之曰帝後第七車侍中知我所來時張寬在第七車對曰天星主祭祀者齋戒不嚴則女入星見余謂此與老人黃犬之說俱屬荒唐姑述所聞如此

增徐中行曰觀公孫卿所言則知分隱鼎必其所為以欺武帝者

按復武紀作得為當

太一之佐也。宜立太一，而上親郊之。上疑未定，齊人公孫卿曰：「今年得寶鼎，其冬辛巳朔旦冬至，與黃帝時等。」卿有札書曰：「黃帝得寶鼎，死胸。」問於鬼史區。區對曰：「黃帝得寶鼎，神策是歲已酉朔旦冬至，得天之紀，終而復始。於是黃帝迎日推策，後率二十歲。」正義曰：率音律，又音類，又所律反，三音並通。後皆放此也。復朔旦冬至，凡二十推，三百八十年。黃帝僊登于天，卿因所忠欲奏之，所忠視其書，不經疑其妄書。謝曰：「寶鼎事已決矣，尚何以為？」卿因嬖人奏之上。大說，乃召問卿，對曰：「受此書，申公申公已死。」上曰：

申公何人也？卿曰：「申公，齊人，與安期生通，受黃帝

言，無書，獨有此鼎書。曰：「漢興復當黃帝之時。」曰：「漢

之聖者，在高祖之孫，且曾孫也。寶鼎出而與神通

封禪，封禪七十二王。」正義曰：河圖云：王者封大山，禪梁父，易姓，登崇有七十二

也。唯黃帝得上太山封，申公曰：「漢主亦當上封，上

封，則能僊登天矣。」黃帝時，萬諸侯而神靈之封居

七千。索隱曰：韋昭云：黃帝時萬國，以其修神靈得

明之後，封，滿於陳之類，是也。顧氏按國語：仲尼云：山川之靈，足以紀綱天下者，其守為神。注：芒氏

之君守封，隅之山也。○應劭曰：黃帝時諸侯會封禪者七千人。李奇曰：說仙道得封者七千國。張晏

曰：神靈之封，謂山川之守。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蠻夷，五在中國。

中國，華山、首山、太室、太山、東萊。此五山黃帝之所

余有丁曰：神靈之封，居七千謂封守之中，神靈當祭告者，居七千也。

按卿見武帝事

征伐好神仙則曰黃帝且戰且學仙懼人攻其邪妄則曰斷斬非鬼神者此小人極意逢迎之態專權固寵之術也

常游與神會黃帝且戰且學僊患百姓非其道者

乃斷斬非鬼神者索隱曰謂有非毀鬼神之人乃斷理而誅斬之百餘歲

然後得與神通黃帝郊雍上帝宿三月鬼史區號

大鴻爇葵雍故鴻冢是也蘇林曰今雍有鴻冢其後黃帝接

萬靈明廷明廷者甘泉也所謂寒門者谷口也徐廣

曰寒一作塞漢書音義曰黃帝仙於寒門也○索隱曰服虔云寒門黃帝升僊之處小顏云谷口中山

之谷口漢時為縣今呼為治谷去甘泉八十里盛夏凜然故曰寒門黃帝采首山銅

鑄鼎於荆山下晉灼曰地理志首山屬河東蒲阪荆山在馮翊懷德縣鼎既

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黃帝索隱曰顏師古云胡謂頸下垂肉也顛其毛也

十餘人龍乃上去餘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龍髯龍

髯拔墮正義曰隋書黃帝之弓百姓仰望黃帝既上徒果反故後世因名其

天乃抱其弓與胡髯號正義曰戶高反下同故後世因名其

處曰鼎湖正義曰括地志云湖水原出號州湖城縣南三十五里夸父山北流入河即鼎

湖也其弓曰烏號於是天子曰嗟乎吾誠得如黃帝

吾視去妻子如脫躡耳乃拜卿為郎東使候神於

太室上遂郊雍至隴西西登崆峒正義曰崆峒山在平高縣

百里幸甘泉今祠官寬舒等具太一祠壇祠壇放

薄忌太一壇壇三垓徐廣曰階次也駟案李奇曰垓重也三重壇也○索隱曰

鄒氏云垓一作重五帝壇環居其下各如其方黃帝

西南除八通鬼道服虔曰坤位在土位在太一其所用如

雍一時物而加醴棗脯之屬殺一狸牛以為俎豆

邵寶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不封不樹然而不能也者有體魄焉爾也黃帝既仙無體魄矣衣冠而葬何為哉易曰納約自牖武帝有廟如此羣臣不能自納焉而乃為迎逢以成方士之妄帝之暫明而後晦羣臣亦與有罪焉

楊慎曰祠太一則便曰放薄忌曰放薄忌則便曰如其方而文即應前矣

許應元曰祠壇祠禮祠物叙得整潔

牢具而五帝獨有俎豆

韋昭曰無犛醴進索隱曰牛醴之屬

具俎豆酒醴而進之一曰進謂雜物之具所以加禮也

其下四方地為酸食

索隱曰餼音竹芮反謂聯續而祭之漢志作臠古字亦通說文云餼祭耐也○正義曰劉伯莊云謂

按神新本作臣今依宋本改正

繞壇設諸神祭羣神從者及北斗云巳祠昨餘皆燎之其牛色白鹿居其中甃在鹿中水而洎之

徐廣曰洎一作酒灌水下釜中曰洎音冀駟案晉灼曰此說合牲物燎之也○正義曰劉伯莊云以太羹

和祭食燎之按以鹿內牛祭日以牛祭日以羊甃

中以甃內鹿中水玄酒也祭日以牛祭日以羊甃

特索隱曰樂彥云祭日以太牢月以少牢特不用牝也小顏云牛羊若甃止一牲故云特也太

一祝宰則衣紫及繡五帝各如其色日亦月白十一月辛巳朔日冬至昧爽天子始郊拜太一朝朝

日夕夕月應劭曰天子春朝日秋夕月拜日東門之外朝日以朝夕瓚曰漢儀郊

太一時皇帝平旦出行宮東向揖日其夕西向揖月使用郊日不用春秋也則揖而見

太一如雍郊禮其贊饗曰索隱曰顧氏云饗祀祠也漢書儀云贊饗秩六

百石天始以寶鼎神策授皇帝朔而又朔終而復

始皇帝敬拜見焉而衣上黃其祠列火滿壇壇旁

亭炊具有司云祠上有光焉公卿言皇帝始郊見

太一雲陽正義曰括地志云漢雲陽宮在雍州雲陽縣北八十一里有通天臺即皇帝以

來祭天園丘之處武帝以五月避暑八月乃還也

有司奉瑄玉孟康曰璧之瑄○索隱嘉牲薦饗正義曰漢書儀云祭天是

夜有美光及晝黃氣上屬天太史公祠官寬舒等

曰神靈之休祐福兆祥宜因此地光域徐廣曰地一作夜

立太時壇以明應令太祝領秋及臘間祠三歲天

許應元曰叙行禮贊章文簡古

註贊饗之下有一人二字

光縉曰天子始郊拜太一而有

司云祠上有光

又云是夜有美

光及晝黃氣上

屬天於是諸方

士遂爭神所在

得其似以為真

矣以後凡日出

下開者有言萬

歲曰其夜若有

光曰若有象景

光曰蓬萊諸神

若將可得曰神

人若云欲見天

子曰若見有光

云皆用若字描

寫

子一郊見其秋為伐南越告禱太一以牡徐廣曰一作牝

荆書幡如淳曰荆之無子者皆以繫齊之道也晉灼曰牡荆節間不相當者韋昭曰以牡荆

為柄者為柄日月北斗登龍以象天一三星為太一鋒徐廣曰

曰天官書云天極星明者太命曰靈旗正義曰李奇云畫旗

樹太一壇上名靈旗為兵禱正義曰為偽反則太史奉

以指所伐國正義曰韋昭云牡剛也荆強按用牡荆指伐國取其剛為稱故畫此旗指

之而五利將軍使不敢入海之泰山祠上使人隨

驗實毋所見五利妄言見其師其方盡多不讎索隱

曰鄭德云相應為讐謂其言語不相應無驗也上乃誅五利正義曰漢武故事云東方

朔言樂大無狀其冬公孫卿候神河南言見僊人

跡緱氏城上有物如雉往來城上天子親幸緱氏

城視跡問卿得毋效文成五利乎卿曰僊者非有

求人主人主者求之其道非少寬假神不來言神

事事如迂誕正義曰迂音于誕音但迂遠誕大也積以歲乃可致也

於是郡國各除道繕治官觀名山神祠所以望幸

也其春既滅南越上有嬖臣李延年以好音見上

善之下公卿議曰民間祠尚有鼓舞樂今郊祀而

無樂豈稱乎公卿曰古者祠天地皆有樂而神祇

可得而禮或曰太帝使素女索隱曰亦謂太昊正義曰太帝謂太昊

氏伏羲鼓五十絃瑟瑟帝禁不止故破其瑟為二十

五絃於是賽南越禱祠太一后土始用樂舞益召

歌兒作二十五絃徐廣曰及空侯武帝令樂人侯

余有丁曰交龍為旂有一升一降今止畫升龍故曰登龍

許應元曰非有求人主等語即五利所以語帝者

黃洪憲曰文成以致王夫人申五利以黃金塞河不死仙藥公孫卿以寶鼎中武帝屢被其欺而不悟終欲封禪以冀數者之必得抑何不明若此

按考要云空侯亦曰坎侯風俗

通漢武帝用樂人侯調依琴作坎坎之樂言其坎坎應節奏也詩云坎坎伐鼓是也

黃震曰方士之說惟以黃帝乘龍上天為誇武帝巡行親至黃帝冢而祭之方士尚何辭而從者復道其說為藝衣冠主暗臣諛一至此甚悲夫按國語云天子郊禘之事必自射其牲諸儒議其儀數歲不就厥後武帝自制儀法令侍中儒者皮弁薦紳射牛行事蓋納兒寬天子建極之論焉

調始造琴瑟自此起其來年冬上議曰古者先振

兵釋旅徐廣曰古釋字作澤然後封禪乃遂北巡朔方勒兵

十餘萬還祭黃帝冢橋山釋兵須如徐廣曰須一作涼上

曰吾聞黃帝不歿今有冢何也或對曰黃帝已仙

上天羣臣葬其衣冠既至甘泉為且正義曰為干偽反將偽封

禪用事太山正義曰道書福地記云太山高四九百丈二尺周廻二千里先類

祠太一自得寶鼎上與公卿諸生議封禪正義曰白虎通

云王者易姓而起天下太平功成封禪以告太平禪梁父之山基廣厚也刻石紀號著已之功績天以高為尊地以厚為德故增太山之高以放天禪梁甫之基以報地封者附廣之禪者將以功相傳授

之封禪用希曠絕莫知其儀禮而羣儒采封禪尚

書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事蘇林曰當祭廟射其牲以除不祥瓚曰射

牛示親殺也○索隱曰天子齊人丁公年九十餘

射牛示親殺也事見國語

曰封禪者合不歿之名也秦皇帝不得上封陛下

必欲上稍上即無風雨遂上封矣伏後案上於是乃令諸

儒習射牛草封禪儀索隱曰見應劭漢官儀也數年至且行天

子既聞公孫卿及方士之言黃帝以上封禪皆致

怪物與神通欲放黃帝以上接神僊人蓬萊士高

世比德於九皇張晏曰三皇之前有人皇九首而

頗采儒術以文之羣儒既已不能辨明封禪事又

牽拘於詩書古文而不能騁上為封禪祠器示羣

儒群儒或曰不與古同徐偃又曰太常諸生行禮

不如魯善周霸屬圖封禪事服虔曰屬會也於是

會諸儒屬圖封禪事

會諸儒屬圖封禪事

按上絀句與始
皇細儒生博士
相應

上絀偃霸而盡罷諸儒不用三月遂東幸緱氏禮

登中嶽文穎曰崧高山也太室韋昭曰崧高山有

有石室故從官在山下聞若有言萬歲云正義曰

云有稱萬歲問上上不言問下下不言於是三

百戶封太室奉祠命曰崇高邑正義曰顏師古云

謂之崇東上太山太山之草木葉未生乃令人上

石立之太山巔上遂東巡海上行禮祠八神文穎

帝登太山祭太一并祭名山於太壇西南開除八

通鬼道故言八神也一曰八方之神○索隱曰韋

昭云八神謂天地陰陽日月星辰主四時之屬今

按郊祀志一曰天主祠天齊二曰地主祠太山梁

父三曰兵主祠蚩尤四曰陰主祠三山五曰陽主

祠之祭六曰月主祠之萊山七曰日主祠盛山八

曰四時主齊人之上疏言神怪奇方者以萬數然

無驗者乃益發船令言海中神山者數千人求蓬

萊神人公孫卿持節常先行候名山至東萊言夜

見大人長數丈就之則不見見其跡甚大類禽獸

云羣臣有言見一老父牽狗言吾欲見巨公漢書

曰巨公已忽不見上即見大跡未信及羣臣有言

謂武帝老父則大以為仙人也宿留海上予方士傳車及

間使求僊人以千數四月還至奉高上念諸儒及

方士言封禪人人殊不經難施行天子至梁父禮

祠地主乙卯令侍中儒者皮弁薦紳射牛行事封

按此又繳入求
仙事

按宿音秀留音
溷宿溷謂有所
須待又濡滯也

車子侯

漢書百官表曰奉車都尉掌乘輿車武上

太山亦有封其事皆禁明日下陰道丙辰禪太山

下趾東北肅然山如祭后土禮天子皆親拜見衣

上黃而盡用樂焉江淮間一茅三脊孟康曰所謂靈茅也為

神藉五色土益雜封縱遠方奇獸蜚禽及白雉諸

物頗以加禮兕牛犀象之屬不用皆至太山祭后

土封禪祠其夜若有光晝有白雲起封中天子從

禪還坐明堂漢書音義曰天子初封太山山東北

秋乃作羣臣更上壽於是制詔御史朕以眇眇之

身承至尊兢兢焉懼不任維德菲薄不明於禮樂

修祠太一若有象景光屑如有望瓚曰聞呼震於

怪物欲止不敢遂登封太山至于梁父而後禪肅

然服虔曰肅然山名在梁父自新嘉與士大夫更始賜民百戶

牛一酒十石加年八十孤寡布帛二匹復博奉高

蛇丘鄭玄曰蛇音移歷城無出今年租稅其大赦天下如

乙卯赦令行所過毋有復作事在二年前皆勿聽

治又下詔曰古者天子五載一巡待用事太山諸

侯有朝宿地其令諸侯各治邸太山下正義曰諸侯各於太

山朝宿地起第準擬天子天子既已封太山無風雨

災而方士更言蓬萊諸神若將可得於是上欣然

庶幾遇之乃復東至海上望冀遇蓬萊焉奉車子

侯暴病一日死索隱曰新論云武帝出璽印石財

按此一茅三脊與管仲言一茅三脊相應

按祭后土武紀作然後去

按此又繳入求

董份曰武帝封太山求神仙專從子侯上封處而子侯

則死矣故特著之
見神仙不足恃也
按庶幾遇句與
始皇真遇三神
山句相應

光緒曰讀封禪
書其見當時臣
諂主愚可發
嗟夫有司且以
德星為報封禪
無惑乎方士之
說說也南燕汝

水不冰燕主起
惡之李超曰良
由逼帶京城近
日月也燕主大
悅漢時君臣率
類此耳

按此又繳入求
仙事

之風俗通亦云然顧胤按武帝集帝與子侯家上
語云道士皆言子侯得仙不足悲此說是也

乃遂去。竝海上。北至竭石。巡自遼西。歷北邊。至九

原。五月。反至甘泉。漢書音義曰。周有司言寶鼎出

為元鼎。以今年為元封元年。其秋有星。第于東井。

韋昭曰。秦分野也。後衛太子兵亂。第音佩。後十餘日。有星。第于三能。

韋昭曰。三能。三公。後連坐誅之。望氣王朔言。候獨見旗星出如瓜。

索隱曰。郊祀志。填星出如瓜。故顏師古以德星即鎮星。今按此紀。唯止言德星。則德星。歲星也。歲星

所在有福。故曰德星。食頃復入焉。有司皆曰。陛下建漢家封

禪。天其報德星云。索隱曰。樂彥包愷。竝作旗星。旗

極芒。艷如旗也。其來年冬。郊雍。五帝還拜祝祠。太一

暨饗。曰德星昭衍。厥維休祥。壽星仍出。索隱曰。壽

人星也。見則天下淵耀光明。信星昭見。索隱曰。信

星。鎮星也。信屬土。土曰鎮。皇帝敬拜太祝之享。其春公孫卿

言見神人東萊山。若云欲見天子。天子於是幸緱

氏城。拜卿為中大夫。遂至東萊。宿畱之。索隱曰。音

遲待之意。若依字讀。則言宿而留。亦是有待。竝通也。數日無所見。見大人

跡云。復遣方士求神怪。采芝藥。以千數。是歲旱。於

是天子既出。無名。乃禱萬里沙。應劭曰。萬里沙。神

子孟康曰。沙徑過祠太山。鄧展曰。太山自東復有小

三百餘里。還至瓠子。服虔曰。瓠子。隄名。蘇林曰。在甄城以南

河名。○索自臨塞決河。索隱曰。按河渠書。武帝自

隱註同。新填畱。二日。沈祠而去。索隱曰。按沈白馬祭河決

按武紀俗下有信字

按應劭云武帝時迷于鬼神尤信越巫董仲舒數以為言武帝欲驗其道令巫詛仲舒仲舒朝服南面誦詠經論不能傷害而巫者忽死

按此又繳入求仙事

使二卿將卒塞決河徙二渠復禹之故跡焉是時

既滅兩越越人勇之地韋昭曰按越地人名也乃言越人俗鬼

而其祠皆見鬼數有效昔東甌王敬鬼壽百六十

歲後世怠慢故衰耗乃令越巫立越祝祠安臺無

壇亦祠天神上帝百鬼而以鷄卜漢書音義曰持鷄用卜如鼠上

○正義曰鷄卜法用鷄一狗一生祝願訖即殺雞狗煮熟又祭獨取雞兩眼骨上自有孔裂似人物

形則吉不足則凶今嶺南猶行此法也上信之越祠鷄卜始用公孫

卿曰仙人可見而上往常遽以故不見今陛下可

為觀如緱城徐廣曰緱城如緱氏城置脯棗神人宜可致也

且仙人好樓居於是上令長安則作蜚廉桂觀應劭曰飛廉神禽能致風氣晉灼曰身如鹿頭如雀有角而蛇尾文如豹文也甘泉則作益

延壽觀索隱曰小顏以為作益壽延壽二館漢武故事作延壽觀高三十丈使卿持

節設具而候神人乃作通天莖臺徐廣曰在甘泉作通天臺於甘泉宮按漢書舊儀臺高五十丈去長安二百里望見長安城置祠具其

下將招來僊神人之屬於是甘泉更置前殿始廣

諸宮室索隱曰姚氏按楊雄云甘泉本因秦離宮既奢泰武帝復增通天高光迎風宮外近

則有洪厓房皇儲胥怒陸遠則石關封巒枝鵠露

寒棠梨師得遊觀屈奇瑰偉又有高華溫德法相

曾成宮白虎走狗天梯瑤臺仙人琴陸相思觀皆壯麗也夏有芝生殿房內中

徐廣曰元封二年也○索隱天子為塞河與通天

臺若見有光云李奇曰為此作事而有光應按瓚云作通天臺也乃下詔

甘泉房中生芝九莖應劭曰芝芝草也其葉相連如淳曰瑞應圖云王者敬事

故則芝草生赦天下母有復作其明年伐朝鮮夏

者老不失舊

曾丁巳平水卷三八封禪書四十一參來官殿

按列子云周穆王築臺號曰中天之臺司馬相如上林云置酒乎昊天之臺吳天中天通天皆最高之名臺有銅柱謂之莖張衡西京賦云通天諺以竦峙經百常而莖擢即此通天莖臺也

董份曰內中似複蓋言房內之中間也

蘇如二說疊出可刪
按尊祠句與高帝祠靈星句相應

旱。公孫卿曰：黃帝時封，則天旱乾封。正義曰：乾音

早欲使封土乾燥也。顏師古云：三歲不雨，暴所封之土，令乾。鄭氏云：但祭不立尸為乾封。三年

上乃下詔曰：天旱意乾封乎？蘇林曰：天旱欲使封

不立尸為乾封。其令天下尊祠靈星焉。正義曰：靈星即龍

左角曰天田，則農祥也。見而祭之。其明年上郊雍，通回中道，巡之。

徐廣曰：在扶風開縣。春至鳴澤。其明年上郊雍，通回中道，巡之。

歸。其明年冬，上巡南郡。徐廣曰：元至江陵而東，登

禮瀆之天柱山，號曰南岳。應劭曰：瀆縣屬廬江，南

在瀆縣。浮江自尋陽出，從陽有地理志：廬江過彭蠡

禮其名山川，北至琅邪，立海上。四月中，至奉高，脩

封焉。初，天子封太山，太山東北趾。古時有明堂處

處險不敞。上欲治明堂，奉高勿。未曉其制度，濟南

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索隱曰：玉或音肅，公

俗通齊瀆王臣有公玉卣，其後也。音語錄反。三輔

決錄云：杜陵有玉氏音肅，說文以為從玉音畜，牧

之畜，今讀公玉與決錄音同。然二姓單複有異，單姓者音肅，後漢司徒王祝是其後也。明堂

圖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園宮垣為複

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命曰昆侖。索隱曰：玉帶明堂

從西南入，名其道曰昆侖，言其似昆侖山之五城十二樓，故名之也。天子從之入，以

拜祠上帝焉。於是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徐廣曰：在元封

二年如帶圖。及五年，脩封則祠太一、五帝於明堂

上，坐令高皇帝祠坐對之，祠后土於下房，以二十

太牢。天子從昆侖道入，始拜明堂，如郊禮。禮畢，燎

堂下而上又上太山自有祕祠其巔而太山下祠

五帝各如其方黃帝并赤帝而有司徒祠焉山上

舉火下悉應之其後二歲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

推曆者以本統天子親至太山以十一月甲子朔

旦冬至日祠上帝明堂母脩封禪徐廣曰常五年脩耳今適二年

於明堂其贊饗曰天增授皇帝太元神策索隱曰贊饗之辭言天授皇帝太元神策周而復始又按

皇帝得寶鼎神策則太元者古昔上皇創曆之號

故此云太元神策周而復始皇帝敬拜太一東至

海上考入海及方士求神者莫驗然益遣冀遇之

十一月乙酉徐廣曰二日也柏梁裁十二月甲午朔上

親禪高里伏儼曰山名祠后土臨勃海將以望祀

蓬萊之屬冀至殊廷焉漢書音義曰蓬萊庭也

冀望也立通服虔曰蓬萊中仙人上還以柏梁裁

廷殊者異也言入仙人異域也

故朝受計甘泉正義曰顧胤云柏梁被燒故受計獻之物於甘泉也顏師古云受郡

國計公孫卿曰黃帝就青靈臺十二日燒徐廣曰

薄也黃帝乃治明廷明廷甘泉也方士多言古帝王

有都甘泉者其後天子又朝諸侯甘泉甘泉作諸

侯邸勇之乃曰越俗有火裁復起屋必以大用勝

服之於是作建章宮正義曰括地志云建章宮在雍州長安縣西二十里長安

故城度為千門萬戶前殿度高未央其東則鳳闕

高二十餘丈索隱曰三輔黃圖云武帝營建章起鳳闕高二十五丈關中記一名別風

闕以言別四方之風西京賦曰閭闔之內別風

武紀母作每
吳寬曰太初曆始復夏正蓋太史公之力然漢武帝贊享敬拜太一則固用方士語耳

按此又繳入求仙事

董份曰早則黃帝乾封災則黃帝靈臺火巧言如黃信矣
楊循吉曰術士每以黃帝作證何其誣聖耶

鳳凰故曰其西則唐中數十里虎圈索隱曰如淳云詩云中唐

有變鄭玄曰唐堂庭也爾雅以廟中路謂之唐正義曰其遠

反括地志云虎圈天其北治大池漸臺正義曰顏師古云漸

浸也臺在池中為水所浸高二十餘丈命曰太液故曰漸臺按王莽成此臺也

正義曰臣瓚云太液言池中有蓬萊方丈瀛洲壺

象陰陽津液以作池也

梁象海中神山龜魚之屬索隱曰三輔故事云殿

二丈廣五尺西岸有石龜二枚各長六尺其南有玉堂壁門大鳥之屬

索隱曰漢武故事玉堂基與乃立神明臺索隱曰漢宮闕

未央前殿等去地十二丈

疏云臺高五十丈上有九井幹樓度五十丈輦道

室帝置九天道士百人

相屬焉索隱曰關中記宮北有井幹臺五十丈積

馬彪註莊子云井幹井欄也又崔譔云井以四邊

為幹猶築牆之有榱榦又諸本多作幹一本作榦

音說文云夏漢改曆以正月為歲首而色上黃官

幹井橋

名徐廣曰一更印章以五字張晏曰漢據土德土

也若丞相曰丞相之印章諸卿及為太初元年是

守相印文不足五字者以之足也

歲西伐大宛蝗大起丁夫人韋昭曰丁姓維陽虞

初等以方祠詛匈奴大宛焉其明年有司上言雍

按漢改曆句與秦改曆朔句相應

歲約言曰正月為歲首行夏之時也故華曰漢改曆字之也辭亦嚴矣柯維騏曰漢武幣中國以事西夷至子詛詭計窮矣厥後雖得志于大宛而不免損威于匈奴詛果何損耶蘇東坡謂武帝諱坐蠱之事疾如仇讐已且為巫蠱之魁何以責其下此最可笑也

按獨五月嘗駒武紀作五帝用駒為當

色食所勝孟康曰若火勝金而以木禺馬代駒焉

索隱曰一音偶孟康云寓寄龍形於木又姚氏云寓假也以言假木龍馬一駒非寄寓龍馬形於木也

獨五月嘗駒行親郊用駒及諸名山川用駒者

悉以木禺馬代行過乃用駒他禮如故其明年東

巡海上考神僊之屬未有驗者方士有言黃帝時

為五城十二樓應劭曰崑崙縣圍五城十樓僊人之所常居也以候神

人於執期漢書音義曰執期地名也命曰迎年正義曰顏師古云迎年若言祈

年上許作之如方命曰明年上親禮祠上帝焉公

玉帶曰黃帝時雖封太山然風后封臣應劭曰封臣黃帝師

歧伯正義曰張揖云歧伯黃帝太醫令黃帝封東太山禪凡山徐廣

日一作九合符然後不灰焉徐廣曰在瑯邪朱虛縣汶水所出凡山亦在朱虛

天子既令設祠具至東太山太山卑小不稱其聲

乃令祠官禮之而不封禪焉其後令帶奉祠候神

物夏遂還太山修五年之禮如前而加以禪祠石

間石間者在太山下陞南方方士多言此僊人之

間也故上親禪焉其後五年復至太山脩封徐廣曰天

漢二年李陵以還過祭恒山此段摛新收拾今天子所興祠太一

后土三年親郊祠建漢家封禪五年一脩封薄忌

太一及三一冥羊馬行赤星五寬舒之祠官李奇曰祀

名也。索隱曰郊祀志云祠官寬舒議祠后土為

五壇故謂之五寬舒祠官也赤星即上靈星祠也

靈星龍左角赤故曰赤星五者太一也三一也冥

羊也馬行也赤星也凡五並令祠官寬舒領之

以歲時致禮凡六祠索隱曰五者之外有正太皆

太祝領之至如八神諸明年凡山他名祠行過則

祠行去則已方士所興祠各自主其人終則已祠

官不主他祠皆如其故今上封禪其後十二歲而

還徧於五岳四瀆矣而方士之候祠神人入海求

按封臣武紀作封鉅

凌約言曰至此又摠叙而斷之叙詞簡明斷意微婉

按下旬太山上宜有二東字

王維慎曰予讀封禪書數過中雖包羅者衆而求仙遇

仙實篇中主故于每節隨年分往往

著見而文意抑揚曲折可觀

楊慎曰今天子以下至篇終摠括武帝封禪求神之事而結之曰然其效可睹矣蓋婉其詞以譏之也

董份曰寬舒建祠五而曰五寬舒之祠奇

按今天子下與前總結始皇事暗應

余有丁曰諸字是統括字舉明年凡山以統其餘也明年即前命曰明年者

凌約言曰太史公作封禪書其于禱祠百出則隨之以若有符應之言于

求仙無方則隨之以終不可得之言遷之微文見意往

往如此而武帝之无道昭昭矣

會丁巳平水

卷之八 封禪書

四十二 作牙留瘡

日十日參來官裁

王維楨曰未繳云終死有驗又云無有效天子亦怠厭而猶或冀遇其真邪說之惑人如此夫

茅坤曰文幾三千言而前後血脉貫穿如一句摠屬一幻字

楊慎曰贊語又摠括一篇之意巡祭封禪方士祠官括蓋武帝之事論次自古以來用事鬼神者則自舜以來之事皆包括之矣表者其外之儀文也裏者其內之德也

按自武帝有求仙之感今日用方士明日遣祠官溺志于禪誕之說而不自知

故子長作封禪書以救其失其首雖曰帝王何嘗不對禪而其贊乃曰究觀方士祠官之意子長之意婉矣

跡為解無有效天子益怠厭方士之怪迂語矣然羈縻不絕冀遇其真自此之後方士言神祠者彌眾然其效可睹矣徐廣曰猶今人云其事已可知矣皆不信之耳又數本皆無可知

字

太史公曰余從巡祭天地諸神名山川而封禪焉入壽宮侍祠神語究觀方士祠官之意於是退而論次自古以來用事於鬼神者具見其表裏後有君子得以覽焉若至俎豆珪幣之詳獻酬之禮則有司存

索隱述贊曰禮載升中書稱肆類古今盛典皇王能事登封報天降禪除地飛英騰實金泥石記漢承遺緒斯道不墜仙間肅然揚休勒誌

陳祥道曰觀太史公封禪書首叙帝舜類上帝禋六宗望山川祠五岳之事以至三代郊祀之禮然後及秦漢間不經之祠且歷叙始皇孝武所得燕齊方士性誕矯誣之說共為二書班孟堅遂取作漢郊祀志蓋秦漢之君不能明理以古先聖王報本反始之大典視為求仙徼福之一事故郊時諸祠其說多出于方士作史固不得而刪之也然少君欒大公孫卿越人勇之徒其所言恠妄諸說本無關於祠祀者亦叢雜附見于封禪郊祀之書何耶

王應麟曰皇王大紀云自史遷載管仲言上古封禪之君七十有二後世人主希慕之以為太平盛典然登不徧于四岳封非有十二山入懷宴安不行五載一巡狩之制出崇泰侈無納言計功行賞之實鑄文告成明示得意而非所以教諸侯德也泥金檢玉遂其侈心而非所以教諸侯禮也心與天道相反事與聖人相悖故太平之典方舉而天災人禍隨至者多矣梁許懋曰燧人之前世質民淳安得泥金檢玉結

繩而治安得鑄文告成是故考舜典可以知後世封禪之失稽懋言可以知史遷著書之謬

茅坤曰甚矣人主之心不可有欲也一有欲則天下技幻之士日夜巧伺以至其為術愈眇而不可信而其所貪以冀遇者愈支而不可窮兩者相為主客以終其身死且不寤悲哉自古以來以雄才大略稱者漢武而秦皇漢武為諸燕齊迂怪之士舞弄之若偶然以困于慾也語曰東海之鰲惑于餌則漁人狎之若羊豕信矣

史記評林卷之二十八終

田中篤實同校
林義時

